

新國家雜誌社叢書之一

國家主義概論

余家菊著

『意大利法西斯運動』出版廣告

新國家雜誌社叢書之一

中國現在成了赤化恐怖的時代，我們國民如想自救根本撲滅共產黨，非先有充分知識與工具不爲功。意大利法西斯首領莫梭里尼，他以規律協作的精神，領導意大利人，打倒已經成功的共產黨，成爲世界上首先滅赤救國的第一豪傑，這正是我們中國最適當最需要的師資。所以我們應該絕對明白他的運動經過，用來作他山之石。

本書是一位研究世界近代史的學者夏君文運苦費二年工夫編成的，字數逾十一萬言之多。舉凡法西斯的組織政策及成功原因，無不源源本本揭示靡遺，真可算得中國法西斯的一部空前傑著，本社爲求急欲貢獻於國人研究此種主義挽救危亡起見，趕付排印，兩星期左右準可出版，每冊定價一元不折不扣，但印本不多，購者務請從速，不要交臂先此機會！總發行所北京宣內安福胡同七十七號新國家雜誌社

國家主義概論

余家菊

目錄

- 一，粗釋國家主義
- 二，三民主義之批評
- 三，共產主義之批駁
- 四，國家論
- 五，再釋國家主義
- 六，國家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 七，國家主義之心理的基礎
- 八，國家主義之倫理的基礎
- 九，國家主義之文化的基礎
- 十，中國與世界
- 十一，愛國軍人之修養

一，粗釋國家主義

人類之生存不能不有種種活動。其活動也，或直進，或旁出，或急趨，或緩行，為狀至不一律。然而健全的行動必有其一貫之方針焉。其情態雖殊，其方針則始終如一。不若是，則將墮入朝三暮四，有始無終，迷離惘恍，自拔無從之悲境矣，故人生當有宗旨。

宗旨而經過縝密的考慮，可以為各種行為之指針，可以為多方人士之公準者，則為主義。主義既定，則一己之行動有所依據，衆庶之心情有所維繫。在個人，則可因主義之故，而赴湯蹈火，而躬冒石矢，雖至懦之夫，勇氣亦可為之百倍。在衆庶，則因彼此同心之故，而可以同患難，共死生，雖至鄙之夫，亦能協力共進以期有濟於事，有惠於人。故主義者，實個人之正氣，衆庶之聯瑣也。

主義之數，至今日可謂夥矣。然求其含至理，合時情，具神功，則莫若國家主義。斯語之真切無偽，往後當可見其至為顯然。今請一言國家主義之意義。

欲知何謂國家主義，當先明何謂國家。國家者何？簡言之，乃住於一定土地上擁有自主權之人民團體也。此語之涵義，入後將詳言之，今且注意二點：一為主權。一為團體。若無團體，則是但有散渙之個人，而無同存共榮之民衆。若無主權，則事但有受人驅使之奴隸，而無獨立自主之國民。猶太民族，今仍蕃殖，以視古昔，且或過之。然而世上但有猶太人，而無

猶太國民，以其散處四方，不但無自主其事之權，且根本上已無猶太團體之存在，故亦無有可視為國務之公共事務也。印度人民，住於一定的地方，確有其公共的事務，雖因言語之分歧，宗教之擾攘，於其團結之進行，誠不無若干障礙，然而地理之接近，利害之相似，與夫歷史之一同，終足以使印度民衆，具有一禮之感，團結之情，若進一步而能自主其政治，則印度國即可成立，印度人亦即可名為印度國民矣。是故立國之要素有二，就對外言之，則為獨立，就對內言之，則為統一，必具備此二大要素，方得謂為國家。

國家主義者何？簡言之，國家主義乃求使國家得為國家之主義也。其在未成國家之民族，則發為建國運動，其在既成國家之民族，則發為保國運動。而其所要求者，則皆不外獨立與統一也，德意志之統一，意大利之建國，皆國家主義之表現也。愛爾蘭之獨立要求，捷克之脫離奧大利，亦皆國家主義之表現也。或謂「國家主義要求國家統一獨立或昌榮」（見世紀字典）信也。蓋不統一則不能共存，不獨立則不能自存，不昌榮則不能改善其生存也。

說者謂國家主義之所要求者，在本國之私利，而不重世界之公益，其氣度似嫌狹窄，而不足以盡大國民之能事。予曰，此實似是而非之說也。須知國家主義之主張本國的福利也，初非立於私利之見地而主張之，乃立於公理之見地而主張之也。例如吾中國之要求解放，反抗壓迫，就中國人之見地觀之，誠為至高至貴之舉，絲毫不容非議固矣。脫令外國人士苟能平心

靜氣一考慮之，當必能恍然於中國人之獨立運動，實世界公益之所關，公理存亡之所繫，初非中國一國之事也。故爲本國爭生存，即係爲世界爭公理，又何嘗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乎？依是，吾人可得一結論曰。

I. 國家主義對內力求統一，凡持分裂割讓之論，專圖一己或一派或一階級之私利而不顧及國家者，國家主義必反對之。

2. 國家主義對外力求獨立，凡持依賴他國或國際行動而不圖自強者，國家主義必反對之。

3. 國家主義力求本國之昌榮以冀天下之兼善，既不閉關自守，亦不捨己芸人。

國家主義既以力求國家之綿存與昌榮爲目的，而國家又爲國民之國家，非一姓一家一黨一系之國家。故保存國家之獨立與統一。乃爲國民之公共責任。而參與國政，使國家得以臻於獨立與統一。亦爲國民之共同權利。換言之，即謂國家主義必主張全民政治也，政治既由全民主持之，則政治之目的，當然在全民福利之增進，而無游移之餘地矣。全民福利，最高之標準也，有時受事實上之障礙，不能使全體國民直接享受同等的幸福。則必於可能範圍以內，竭力謀取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而於最少數之福利，亦必使其得有相當之進展焉。若以少數之故，而犧牲多數，則國家主義不取也。全民政治，最完美之理想也，然而事實上不可以一

蹴而幾，則必努力培養人民之政治能力，同時對於確有參政之熱情與性能者，亦必充分予以表現其能力之機會焉，若夫實施一黨專政，則國家主義必反對之。

總言之，外求國家之獨立，內求國家之統一，是為國家主義之切近目的。勵行全民政治，力謀全民福利，是為國家主義之終極目的。熟記此語，則於國家主義之涵義，可以窺其概要矣。

一、三民主義之批評

三民主義產生於辛亥以前之同盟會，在近年來提倡之者，則為孫中山。在吾國內，蓋為一種極有勢力之思想也。今請即孫氏所著之三民主義一書，而略述其梗概，並兼示吾人之批評焉。

孫氏於民族主義第一講中曰：『用最簡單的定義，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可見孫氏之倡導三民主義，原為救國而起，初未嘗如其黨徒輩之高唱打破國界，歸化蘇俄也。所可惜者，乃為孫氏對於『三民主義何以就是救國主義』之一點，未曾加以充分的說明，致今利用之者，得以有辭也。三民主義之總解釋既如是，請更依其原有之次序而分言之。

I，民族主義之批評

何謂民族主義？孫氏於其民族主義第一講中曰：『民族主義便是國族主義』『國族』一詞，乃孫氏之所自創。氏嘗謂在中國可謂民族即是國族，在外國則不得謂民族即是國族，例如英國，

其基本民族爲盎格魯撒克遜族，然除該族而外，尙有印度等族爲數甚夥，故在英國不得謂民族便是國族。惟在中國（自秦漢而來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就中國的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人。所以就大多數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同一言語文字，同一宗教，同一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孫氏此之所言，固爲事實，然而特創『國族』一詞，實嫌辭費。蓋國族一詞之意義，充其量不過爲一國之基本的主要的民族而已。以此而解釋民族主義，何異於謂『白者白也，黑者黑也』，乎？吾未見其能使人爲加一層的了解也。

孫氏又區別民族與國家之界說曰。『民族是由於天然力造成的，國家是用武力造成的。』『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團體，便是國家，』此段持說甚巧，而流弊甚多。蓋氏於國家之起源，乃持武力說者也。夫國家之起源，是否發生於武力，學者間固已議論紛紜，莫衷一是。藉曰果然，又安知國家之使用武力，原爲維持國民生存之所不得不然乎。例如司法而無強制力，則不足以持平解紛，軍警而無強制力，則不足以除暴安良。國家爲具有強制力之團體固矣，然而其強制也，究係出於爲國民謀生存之故，雖強制又何病焉。如是之強制，恐亦爲王道中之所應有事也。

孫氏之最大缺點，在於民族與國家之本質未有確定的把握。其所謂為民族者，每寓有國家之意義，其所謂為國家者，又每寓有帝國主義者之意義，其實皆非也。須知民族不過同血統語言文化之一羣人民，此項人民僅為國家成立三要素之一。民族必加以政治的組織。而又具其獨立行動之主權，方得謂國家。印度人已亡國矣，然而仍不失為一個民族。故民族決不可與國家無別。既知此別。則可恍然於民族主義之最大功用，不過在使種族綿延而無滅種之患，若欲進一步，而使我子孫黎民享有自決其行事之權利，則民族主義不能為力。孫氏之所以特創國族一詞，殆亦有見於此也。

國家之使用武力，乃所以自衛！禦外侮，防內亂，不若帝國主義者之使用武力乃所以侵人。故侵略之事，不必為一切國所必有之行，例如瑞士，固獨立國也，然而絕對未嘗為侵略的行爲，是其明證。且孫氏既認定民族為自然生成的，而無霸道作用存於其間，又謂有的國家（例如中國）係由一個民族而成，則此國家者，若依孫氏之言推之，將同時兼用霸道與王道也。蓋孫氏以民族成於王道，國家成於霸道。而此等國家（如中國）者，則一面為一民族，一面又為一國家，二者，異名同體，故不得不謂其兼成於王道與霸道。衝突矛盾，可謂極矣。故孫氏所論民族主義之本旨，實嫌曖昧，而無足為訓。惟其提倡民族主義之目的，則不可不加之意也。氏之言曰。『要救中國，想中國民族永遠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義。』是即謂民族

主義乃所以保國種也。依吾人之意，民族主義雖祇能保種，而不能保國，然於孫氏之偉大動機則不可不深致景仰也。

由民族主義產生出的第一謬誤，便是聯合弱小民族以打倒強暴，扶弱鋤強，原爲人種之至性。亦爲人間之美德。然而有弱而欲扶之，必先求己力實足以扶之，有強而欲鋤之，亦必先求己力實足以除之。不然，則安南人，朝鮮人，印度人，皆自顧之不暇，焉有餘力以與我相聯絡乎？國門內事，我且不能了，又焉有餘力以解印度，安南，朝鮮之危乎？若夫俄國，則固亦強國也，聯俄之作用，實爲假外力以解決國事，所謂聯絡弱小民族，以共求解放者，乃欺世之談也。

民族主義之第二流弊，即爲國內種族紛爭之製造。被共產黨高唱國內民族自決，力主蒙古歸俄，其居心可殺，固無論矣。即如孫中山者。其愛國之心，原未嘗不可與人以共見，但其持論，實足以釀成同一之危險。孫氏民族主義第三講中列叙排滿之必要與經過，而謂不排滿者爲無民族思想。依吾人之意，辛亥革命。乃革清廷之命，而非革滿人之命，吾人之所以革清廷之命，乃因其剝奪民權，奴視漢族，摧殘民命也，初非以其爲滿人乃革之也，若然則奴視吾人者若爲漢人，則吾人將不驅逐之乎？於理極不洽矣。況在民國。五族共和，垂爲憲章，正將互謀融洽之不暇，何爲而鼓吹民族主義，以激動其離異之心，而爲強隣驅雀哉？

2 民權主義之批評

三民主義中之第二項，使是民權主義。國民共產黨（以後簡稱國共產）高唱民權主義以吸收民心，同時又橫施虐政以壓迫人民。言不顧行，日相矛盾，實無有過於此者也。請略述其摧殘民權之梗概。

依公理言之，所謂民權者實分二類。其一類爲人權，人人所皆得而享有者也，其又一類爲公民權，則必具有公民之資格者，方得享有之也。人權之內，包括身體自由，居住自由，營業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財產安全等等。此等自由，無論是本國人或外國人，祇須住在本國之內，而不違反法律，本國即保護之，故謂爲人權。其他如選舉權，作官權，教育權等，則必須有一定的資格方得享有，不但外國人不能享有，即本國人中，如未成年者，如不識字者等等，亦不能享有之，故較之人權，頗爲嚴格，依學理言之，所謂民權，應單指此種，就通俗言之，則亦可將人權包括於民權之內。

民權之保障與發展，乃近代政治之普通公理，原非孫中山獨創之說，亦非國共產私有之物。國共產人以為伸張民權之事，祇有該黨能言之，毋乃有類坐井觀天乎？況按之事實，國共產之所爲者，乃摧殘民權而非伸張民權乎？

國共產之摧殘民權，並非出於偶然，乃成於一定的黨略。國共產之黨略爲何？一言以蔽之，

即「一黨專制」是也。彼等既主張一黨專制，故彼等高唱「一國一黨，一黨一國，」一切權利屬於黨」等等無理口號。彼等主張一國一黨，故於異己異派，壓制摧殘，無所不用其極，但不許有第二個黨之發生，且亦不許有第二種思想之醞釀，偶有與彼等持不同之議論者，彼等即以「反動派」之頭銜相加，「反革命」之罪名相錫，而逮捕之，格殺之。其暴力所至之處，且規定「肅清國家主義週」，於一星期內專做摧殘國家主義之運動焉，思想自由之謂何？言論自由之謂何？主張民權主義之政黨，其橫暴一至於此，可深歎哉。

其虐政之及於民者。猶不僅此也。依政治公理，官吏對於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對於民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對於民財，非依法律，不得損害。此政治之公理，即不倡民權主義，亦須恪守者也。而彼高倡民權主義之國共黨，果何如者。彼等捕人殺人，無須罪名，而反革命便是罪名。彼等捕人殺人，亦無須官吏，任何黨部，任何工會，皆得隨意捕之囚之，且或私行殺戮之，人民當此，真奴隸犬馬之不若也，何有乎民權哉？然而一加思索，則國共黨之殘虐如是，並非偶然，可立見也。國共認定一切權力屬於黨，惟有黨權，並無人權，更無民權，一入其黨，即可享有種種特權，不入其黨，即不得享受任何權。蓋彼等視異己異派為奴隸，為牛馬，不復以人類相待，故剝奪其人權而視之為衣冠禽獸也。既已剝奪其人權。更何有乎民權哉？如是而倡言民權主義，雖三尺童子，而知其可恥也。與民權相隨而至

者爲平等。所謂平等者，並非無紀綱，無主從，無賢愚，而一概從同之謂也。乃謂人人法律上受同等的待遇，在政治上有平等的機會也。而黨人之所爲則何如者？黨員控告非黨員，無論曲直，黨員必勝訴。非黨員而控告黨員，黨政府決不受理。是法律上已不平等矣。就政治言之，則尤爲寒心。如非黨員，則無論學識如何淵博，材幹如何優長，決不使其立足於黨政府之內。若爲黨員，則十餘齡之少年可以作縣知事，中學未畢業者可以作大學校長，倒行逆施，一至如是，不但爲人民之不幸，實亦爲國家之大患也。

國共黨既銳意勵行一黨專制包辦國事矣。而其黨之宗旨，又決意打倒士商階級，推翻資本制度，掃除知識學術，而實行其「勞農專政」。所謂勞農專政者，即一切國事由勞工與農民主持處決，他種人民一概不得過問。夫勞工與農民，既勞其筋力於耕耘操作之中，焉有餘力以干與國政，且在今日教育尙未普及，勞農知識多極幼稚，又焉有餘力以過問國政乎？從可知所謂勞農專政者，實無異於「黨人專政」也。與其謂爲民權主義，實不若謂爲「黨權主義」之合於事實也。今日國共黨人多棄置民權主義而不言，非無故也，彼等蓋已決意撲滅民權，伸張黨權故無所利用乎民權主義也，問或偶一言之，則必爲利用民權之說，以反對官廳之取締。例如言論自由，本爲人權之一。而國共黨所主之地，則封閉異己之報館，逮捕正直的記者，摧殘言論之自由，無所不用其極。而彼等之報紙，則肆口漫罵，是其天性，造謠生事，是其特

長。官廳爲維持公理，保護秩序，而偶一取締之，則大叫其言論自由之口號，以冀博得社會之同情。殊不知言論自由，源非自由罵人與自由造謠之謂，彼等既已逸出自由之範圍，則遭受取締，乃理所當然，無可訾議者也。況彼等先已取消他人之自由，則彼等之不能享受自由，乃亦勢有必至者乎？

總之國共黨今日之所信守者爲『黨權主義』，至於民權主義，則早已取消，其所以偶或提及之者，則欲藉之以保護其自身之狂妄行動也。

國共黨之所以如此橫行。孫中山亦不得辭其責。孫中山倡民權主義，原在清朝末年，當時彼爲平民，其所身受之壓迫，與其他之平民完全相同。彼對於國政之不能過問，亦與其他平民絕無二致，故憤不可遏。而提倡民權不遺餘力。辛亥革命成功，彼已身爲偉人，以建國元勳自命，凡百政務，必一一如彼之意以實行，彼始滿意，無奈事不湊巧，非國民黨員反對彼之主張者，固所在有之，即國民黨內部之不贊成彼之意見者，亦不乏人。彼既備受各方之牽制，而大感不快，故在民權主義一書中，力言民權之應當限制，與夫人民之應當信托政府。此種主張，顯與民權主義衝突，彼乃創立『權能分別』之說以自飾。而謂權與能爲二物，有權者未必有能，無能者應當授權有能者以爲治，權以主持政權，能以運用政權，例如阿斗有權，孔明有能，阿斗授權孔明以爲政，故蜀國治平。在孫氏觀之，「四萬萬人，都是像阿斗，」故

不能運用政權，當由一先知先覺之諸葛孔明，出而訓政。訓政者，皇帝之口吻也，在提倡民權主義之孫中山，而主張訓政，實無異自掌其嘴也，然而國民程度幼稚，不能主政，確爲事實，故於彼所主張之四萬萬阿斗應當授權孔明之說，吾人雖不欲反對。惟是此事之難，不難在權之授不授，而難在尋得一孔明耳，藉問在國民之中，誰爲孔明乎？在孫氏之意，自屬當仁不讓，孫某即當代孔明也。吾人對於已死之人，不欲菲薄，而姑認孫氏果爲孔明確能訓政。惜乎孫氏竟不長生，致今日國共黨尙無孔明作總理，不得已而採用委員制。以多數委員治黨，吾人不欲有所論列，但以多數委員訓政，則是多數孔明復生也。無論訓政制度是否合於民權主義，即此多數孔明同時復生之一事，已足以使吾人懷疑也。

總之，孫氏生時，欲由彼一人獨掌政權，故倡爲「訓政」之說，及彼死去，無復能獨掌政權之人，故其黨徒師承其意，而倡爲「一黨專制」之說。故國共黨之恃強滅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實孫氏教之使然也。

3 民生主義之批評

民生主義是三民主義中之第三種，亦即共產黨之所持以使國民黨歸於赤化者也。民生主義一書，矛盾衝突，不能自圓其說。國民黨之所以分爲左右兩派，雖曰共產黨之策略使然，實亦民生主義一書有以致之。

孫氏於民生主義第一講中曾曰，『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就是大同主義。』於第二講中曾曰（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對於共產主義，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衝突，并且是一個好朋友』。彼既顯然承認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故共產黨認定國民黨即共產黨，而努力排斥黨中之不奉共產主義者。實則孫氏之爲此言，原非出於誠意，乃欲以之籠絡共產黨也。又安知竟因此而爲共產黨所賣乎？

孫氏謂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又名社會主義，又曰大同主義，實大不通之議論也。孫氏自身曾言之，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即令民生主義爲社會主義之一種，共產主義亦爲社會之一種，然亦不得謂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也。猶之張老三爲張家之一人，張老四亦爲張家之一人，然不得因此便謂張老三即張老四也。故孫氏此言，實爲粗疏之至。

。民生主義之辦法又如何？孫中山曾確定兩大原則，一曰平均地權，一曰節制資本。其論平均地權曰政府令地主各將所有地，照現在市價，報告政府註冊一次，少報價格者，政府有按價收買之權，以後按價增稅，地價增漲時，其增漲價格，歸政府所有。夫按價增稅，是但增稅額，並未取消土地私有權，與共產主義土地完全歸公之主張，大相反對。共產黨聞之，將大感不快，故孫氏又爲之說明曰，『這種把以後漲高的地價，將歸衆人公有的辦法，才是國民黨所主張的平均地權，才是民生主義。這種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所以國民黨員既是

贊成了三民主義，便不應該反對共產主義。因爲三民主義中之民生主義，大目的就是要衆人夠能共產。孫氏議論之自相矛盾一至如此，可謂奇異之至。

至於節制資本之辦法，則僅爲用累進法課所得稅之一種。累進所得稅，各國多行之，未見其防止大資本之產生。孫氏以此爲節制資本之唯一辦法，可見其爲毫無辦法也。

4. 結論

三民主義，爲清末之產物，近今已不合時機，況加以共產主義的染化，更爲不合國情，言民族主義則倡蒙古歸俄之說，言民生主義則謂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言民權主義又高呼一黨專政，皆屬顛倒悖謬，可以亡國，可以滅家者也。國家主義擁護五族共利，主張四民平等，企圖全民福利，故銳力反對之。

二、共產主義之批駁

共產主義，爲社會主義之一種，其中派別紛歧，在吾國最有勢力者則爲馬克思派，故吾人僅以馬克思之說爲主而於共產主義一加批駁焉。馬克思者，亡國民族猶太人之後裔也。生於一八一八年，籍隸德國，以激烈著名，爲德國政府所驅逐，逃奔法國，旋赴比利時，後改居英國倫敦。而老死其地焉。

馬克思之基本思想，在謂共產主義必然發生，而不問人類之希望與否。社會中之一切組織

，在人類進化上，各成一個階級，祇須各種條件具備，便必然發生某種趨勢，而無待乎人爲，若不具備，則必不能發生該種趨勢，縱有人爲，亦必無益。故社會改造，非一朝一夕之力，必待現今狀況，徐徐變化，方能成功。新條件若不充實，新狀態決不能產生。共產主義之種子，即存於現行經濟制度之中。科學文明發達，生產機關，全在資本制度中變化，其結果定爲資本主義崩潰，而社會主義產生。馬氏依據科學，說明一切進化的事實，皆是必然的命運。故馬氏之說，又稱科學的社會主義，其所以能引起淺薄的青年輩之信仰者，即因假借『科學』二字之力也。

馬克思克共產主義必然成功，而非人民所可阻止，其視人類之能力過小，而以人類爲物質的奴隸，非爲物質的主人，固已不合事實，隨處可以證明。且共產主義既爲必然實現的，則馬克思及其黨徒即不應大事宣傳。何以故？蓋因宣傳乃爲人類努力之一種，而產生於人類之願望者也。謂宣傳無益於共產之實現，則黨人之宣傳即不免於盲目之譏。謂宣傳而有助於共產之成功，則共產主義將自然成功之語爲虛妄矣。其自相矛盾，實可謂自掌其嘴也。

馬氏之必然論既破，請進論其唯物史觀。所謂唯物史觀者，即謂一切人事皆由經濟情況之醞釀而發生，而成熟。一切歷史上的變化，皆發生于經濟的原因。社會的變遷，政治的轉換，並非何種思想或主義所能引起。具有引起之力者，乃生產力或人與人間之生產關係而已。

明白言之，即謂人類之一切奮戰與作爲，皆無非爲生計問題所驅迫也。奉公服務，乃爲生計也。祭祖祀先，亦爲生計也。乃至發展人權維持正義，亦莫非爲生計也。推是說也，則是共產黨之信仰共產，除解決自身之生計問題外，無宗旨，除騙得俄人之盧布外無目的。試問倡言唯物史觀之共產黨徒能公然承認之否乎。共產黨到底不能無羞惡之心，故一面以唯物史觀破壞一切道德，一面猶自飾其卑劣之行曰爲主義而奮鬥，若唯物史觀果爲真理者。若彼等果真信仰唯物史觀者，則應直認其行動乃爲生計而奮鬥，乃爲飯碗而奮鬥，又何必高掛主義招牌以自欺欺人乎。唯物史觀之爲妄說，從可知矣。

共產主義必然實現之說，既陷於矛盾。而唯物史觀之論，又不能成立。馬氏思想之哲理的基礎，即已宣告破產矣。其經濟學的基礎，又何如乎。馬氏思想之經濟學的基礎爲剩餘價值論。馬氏以爲商品的價值，乃完全爲勞動所造成。商品價值的大小，即爲勞動分量所決定。費力多者其價值大。費力小者其價值小。故商品的賣價。應完全付給勞動者，蓋以一切價值皆爲勞動者所造成也。今也不然，商人所賣出之貨價例如十元，工人每每祇分得一小部份，之四元，下餘之六元即所謂剩餘價值者竟被資本家佔去，故呼資本家爲盜賊，爲掠奪者。而主張用階級爭鬪之方法，喚起勞動階級一致團結打倒資本階級焉。

欲明其說之謬誤，當先辨價值之所由起。一物價值之所由而成，不但勞力者有功，而勞心

者之功尤大，不但從事操作者有功，即經營管理者之功亦決不可沒，設一工廠，勞力之工人齊集，若無勞心之工程師，即無開工之可能，同一工廠，經營得法，進貨廉而開支小，則盈餘多，反是則盈餘少。足見營業之獲利，並非全由於工人之力也。況貨物價值之大小，與購買者之需要心大有關係，貨少而欲買者多，則價值自大，貨多而欲買者少，則價值自小。資本家之所盈獲，最少有一部分乃得之於購買者。何得謂一切價值皆完全產生於工人乎。

其剩餘價值說既不合理，則其階級爭鬪之法，已爲無理取鬧矣。況社會之所賴以維繫者，乃親愛之意，無論貧富之差別，職業之殊異。必須皆以善意相向，然後公理可伸，糾紛可解，而社會乃可得而安寧矣，諺云，和氣致祥者，此也。即令資本家獲利過大。工人生活太苦，亦宜以互讓精神作平允的解決，再不能，即請求國家以第三者的地位，以維持正義之均衡，平情裁處，強制執行，皆無不可，又何必鼓動其互相仇視而增長人間之怨氣，加多社會之紊亂乎，且工人之目的既係『爲階級的利益而奮鬥』，則是自私主義也。工人既可自私，資本家又何嘗不可自私而實行爲資本階級之利益而奮鬥乎。雙方竭全力以相角逐，勝負之數，固未可知。而社會之紊亂不堪。則無法倖免矣。馬氏之遺禍世界，真烈於洪水猛獸也。

馬氏之共產主義，嚴格言之，應名爲集產主義。蓋氏主張廢除私產，土地資本，統歸國有，並廢除一切產業之繼承權。而實行平均之分配。夫愛護公物不如已物，人類之通性也。使

土地機器而概歸公有者，人民愛護之心必減。而生產之效率必低，未過今日即憂來日，自身既豐衣足食又憂兒孫，亦人類之通性也。若強其祇顧今日不顧來朝，祇顧此身不問兒女，則其奮進之氣必灰，而儲蓄之念亦必絕矣。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使智多力大者與愚而弱者共享同一之待遇，則智而強者中之不肯竭盡其力者必十人而八九。使爲其難者與爲其易者享同一的待遇，則其難者必皆無人願爲擔承。故行共產之法，非至百務廢弛不已也。俄國行之數年，飢荒大作，餓死者踰二千萬，終于不得不以新經濟政策之名而行恢復私產制度之實。故共產主義實殺人主義也。

俄國雖已停止共產而世人獨稱之爲共產主義者何哉。蓋共產主義除主張共產外，尙主張打破國界，一黨專制，並推翻一切文化之三端，彼等崇信唯物史觀，嫉視一切文化，孔孟之書在所必燬，道德之防在所必破。必使人類悉返於未有文化以前之禽獸狀態而後快。一切權利。俱屬黨，對於異派，一律屠殺。效始皇坑儒之術，以達到其專制之慾。此其推倒文化與一黨專制之主張也。至打破國界，在馬克思原欲聯合世界工人以舉行經濟革命，故大呼「工人無祖國」雖瘖口噤音，而各國工人皆不之從。獨至吾國共產敗類，竟敢以打破國界之名而賣去蒙古，而奉俄人爲國民政府之太上皇。吁！此賊不除，國亂未已，有志者其興起乎！

四、國家論

由上三章之討論，可知共產主義在理論上既不充實，在事實上又不可行。其爲無可採用之價值也明矣，而三民主義則又零落錯亂，真相難明，亦無擁護之必要。居今日之時代，論今日之思潮，其最適國情最合真理而宜爲吾國所採行者，捨國家主義實無他物，國家主義之所擁護者爲國家，吾人既決計委身服役於國家主義。則於國家之爲何物不可不有一真實深切之了解焉。故述國家論。

一，國之要素

遍觀各國，得見有三要素爲一切國家之所由而成。其一曰國民。國家由多數人組合而成。此組成國家之全體的人，合稱曰國民。國民與家族不同。家族結合之基礎爲血統的關係，而國家結合之基礎則爲政治的關係。家族縱儘量擴大，亦祇能形成民族，而不能形成國家。由單一民族構成的國家，其全體人民雖兼有同一的政治關係，與同一的血統關係。然而但言國家，則心目中所注視者即爲政治的關係而非血統的關係。明乎此，則於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之不可淆亂亦可恍然矣。

其第二要素曰領土。所謂領土者，即本國權利所能行使而且排斥他國權力之行使之一定的地域也。入其境內，即須受其支配，雖爲外國人，亦不能逃爲例外。若外國人而不受本國之支配。是即破壞本國之領土權，揆之公理，實爲不應有之事。若承認外國權力行於本國，有如

蔣介石承認聽受第三國際之指揮者，是即以本國領土捧送他人而自願居於屬國之地位矣。三十年來，國人皆囂囂然曰亡國亡國，誰知今日國已亡於黨人之手，而國人尙懵然不覺，可痛孰甚。

其第三要素爲統治組織。統治之意義爲支配。組織之意義爲治者與被治者之關係。各個國家，皆具備擁有權利之統治者，（即政府）而國民對之又有不得不服從之關係焉。若統治權消滅，則成爲無政府狀態，而國亦不國矣。故國民，領土，統治組織之三者，皆爲絕不可缺少之要素也。所謂愛國者，即愛其國民，愛其領土，愛其統治組織之謂也。不可不察。

二、國家之性質

既具備三要素以構成國家後，國家之性質又何如乎？從來關於國家性質之學說甚多，茲略言一二。

（一）實力說 此說以爲國家不過強者用其權力以支配弱者之一種形態。其爲說也，與強權即公理之思想頗相連繫。或謂古代社會，兩族相爭，一勝一敗，勝者爲主而敗者爲奴，勝者爲防止敗者反叛起見，依據實力以建設的制度，即爲國家。是一說也。及至近代共產主義派，又謂國家乃因富者階級爲支配貧者階級而成立的制度。故謂國家爲資本家掠奪之工具，而祇知犧牲民衆之福以企圖少數強者之利益焉。

國家誠不可一日而無實力，因國家主權之行使，必須實力以維持之也。故謂國家具具有強制力，原屬真理。但謂國家單依實力以生存則爲大謬。國家之成爲國家，必須其全體人民自覺其爲具有共同目的之單一體然後可。若不顧公理而偏袒強者壓制弱者。其內部必然歸於渙散而國家必然歸於瓦解。且徵之事實，吾國歷代相承皆以「爲富不仁」相戒，居宰輔之位主持國政者類多出身寒微，其所汲汲者每在卹貧振孤勒抑豪強，豈肯以國家供富室魚肉貧民之需乎。即在歐美，取富家之賦稅以創造貧民之福利，其事例亦極繁多。誠以損有餘以補不足，乃爲政之常識，又何至反其道而行之哉。共產主義，竟無說而不偏宕，誠怪物也。

(二)道德說 此說以爲國家乃道德的團體。國家道德爲最高的道德。單言家族道德而不顧及國家，則失之於卑劣。超越國家而言世界道德。則失之於縹渺無着落。故宜用國家道德以統攝家庭道德，可因國家之故而忘却家庭，萬不可因家庭之故而犧牲國家，欲講世界道德，必以國家爲單位，運用國家之機能促進世界之正義。若超越國家而言世界道德，則癡人說夢而已。

國家又爲完成道德之一種制度。不合道德之行爲，國家每禁止之。合於道德之行爲，國家又每獎勵之。且人類之一切文化，皆依國家之力以保存之，離棄國家。人類之道德性既失所培養。况國家爲強大之機關，吾人若有道德上的作爲，如養老卹貧之類，倘欲其見効速而所

及廣，則除運用國家外，亦決無他法也。

總之，國家兼具實力性與道德性之二者。無實力性，則其行爲不能生效，無道德性則其行爲不能服人。宜用實力以擁護道德，用道德以指導實力。道德而無實力之擁護，則道德柔弱無力，不見重於人，終竟成爲空文。實力而無道德之指導，則流爲暴力，卒之歸於滅亡，秦始皇之事可爲例證。黨軍之所以終必顛覆者，亦以此也。人曰，公理戰勝強權。吾則曰，公理與強權相結合於以戰勝暴力。吾人而欲擁護公理，則當知準備實力。吾人而已有實力，則當擁護公理。二者不可須臾離也。

三，國家的起源

國家如何發生，欲解決此問題，不能用歷史證明，因歷史乃發生于國家已經成立之後也。欲解決此問題，祇能由理論以考究之。從來關於國家之起源的學說甚多。其主要者如下。

(一) 家族說 此說謂國家起源於家族。爲一最早之學說。在昔君主時代，視一國如一家，而謂君主爲父母，人民爲子女。父母之責，在保護。子女之責，在忠敬。現今此種觀念，雖稍稍減弱。而國家係由家族擴大之說，主之者尙不乏其人。實則極不合理之說也。家族之關係爲血統的，國家之關係爲政治的。有政始的關係者，不必爲同一血統，如瑞士，如中國，是也，有血統的關係者，不必有同一的政治組織。如英美是也。故信從立基于家族主義與血

統關係之民族主義，則英美當合爲一國，中國當分爲五邦。試問有此理乎？有此可能乎？故孫中山之民族主義，經共產黨利用之後，已變爲亡國敗家之主義也。

(二)實力說 此說謂國家起源於實力的征服，如黃帝戰勝蚩尤始建立中華是。其大要已述於前，不再論。

(三)心理說 此說以爲國家之起源，乃生於人心之自然作用，一國之人，有其親愛之情，有其相依之望，有其共同的利害，有其共同的信仰，有其共同的習慣，於是而『同類意識』與『同類感情』生。其他環峙之外國人，則語言思想，習慣利害，又處處與彼殊異，於是而『異類觀念』『異類感情』亦起。由是而對內。則增進其親愛心，團結力。對外則加強其疑慮心，排斥力，於是國家起矣。從此可知世間若有不同的人種，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利害，則世間必有對峙的國家。欲打破國界者，必先打破此等不同之點，以消滅其異類觀念方可奏效。然而異類觀念究竟爲無法消滅的，故打破國界，終於爲不可能，終於爲一種夢囈也。

四，國家之職務

持毀棄國家之說者，不謂國家爲罪惡之源，即謂國家爲不必有之物。共產黨之言曰：國家者，資本家壓搾貧民之工具也。資本家掠奪貧民之罪惡，國家實助成之，故國家應當打破。而『工人無祖國』之說，遂興起矣。吾國共黨之甘心賣國，而毫不以爲恥者，即以此『工人無祖

『國』之說，爲其護符也。故吾人不可不明瞭國家之職務或其存在之目的。

有謂個人乃爲國家而生，國家非爲個人而設者，是爲國家目的說。蓋國家爲團體，個人爲份子。份子間新陳代謝，死生相續，變換更改，無有已時。然而團體之爲團體，則始終自若也。河中流水，奔騰而去，轉眼之間，後水已非前水，現流已非舊流。然而河之存在。不因舊流之消逝，而影響其毫末。其在國家，張三李四之死亡，無礙於國家之存在，亦猶是也。故國家非爲個人而設。

在人類之演進中，國家常爲人類文明之結晶的表現。人類所認爲不應存在者，國家即禁止其發生，人類所認爲可資寶貴者，國家又特加保護，且提倡之。如吾國之忠孝美德，勤儉特性其所以能綿延至今者，何莫非國家提倡之功哉？國家既有如此之偉大功用，故個人應以國家之存在與發展，爲其生存之目的。人生而無所裨益於國家，則是枉生一世，有愧昂藏七尺軀也。有志男兒，縱不能以生利國，亦當以死報國

個人應爲國家而生存，國家又應何所爲而生存乎？是即謂國家之存在，又有何目的也。德國人浩遵道夫曰：國家之實在目的，爲（一）發展國力，（二）保障個人自由，（三）獎進人類文明。第（一）項爲初步目的，第（二）項爲終極目的，第（三）項爲中間目的。欲實現國家的使命，對於三者不可偏棄其一。國家主義者，主張外求獨立，內求統一，充實國防，擁護國權，即

氏所謂之第一項目的也。國家主義者，又主張發皇國光，闡揚國性，卽氏所謂之第三種目的也。國家主張又反對一黨專制，反對實行「迪克推多制」則又合於氏所謂之第二目的也。故國家主義實爲最完美之主義。而國家實爲最可寶貴之物也。吾人當以死擁護之。對於亡國敗家之共產黨，亦當以死反對之。

五，國家之權力

國家既有一定的目的，而欲發達其目的，又必須具有權能然後可。故國權極可寶貴。誠以國權若失，則國家即無力完成其目的，而等於名存實亡矣。國民之所以應竭忱擁護國權者，正以此也。共產黨之所以爲國家之罪人者，亦以此也。

國權有最高性，不受反乎自己意思之任何權力之束縛。國際上一切條約，皆須基於本國之承認。其有爲本國所不願承認者，則逕行廢除之可也。其所以不逕行廢除之者，非爲論理上之是非問題，實爲事實上之利害問題也。

國權有最高性，故爲自主的，其存在不待他人之承認，其權利不受他人之限制，僅依自己的意思而存在，而決定其權利之範圍。國際條約，雖能束縛自身，然當訂立之時，則必基於本身之同意也。

故國權對外爲獨立的，不能反乎自己的意思，而於法律上受外國的限制。同時國內之一切團

體和個人，皆於國家的承認之下始可以享有權利。而國內則絕無反乎國家的意思而可以限制國家行動之任何權力，於國權對內爲最高的

國權又有不可分性。國家不能同時有兩個矛盾的意思。故決定國家最高意思之機關，必不可無一種能保持統一的組織。若於國家之內，有兩個以上之獨立機關而絕對不相聯結，以至於各行其是，則爲國家之分裂，乃極端不幸之事也。

國權又有永久性。國家之存在爲無限期的，不因目的之完了而消滅，又非如生物之可以預期其死亡者。故國家爲永續的團體。而國家的意思，直至以後發生一定的消滅原因爲止，亦具有永久的効力。不因政府人員之更迭，國民領土，組織之變更而喪失其國格焉。

國家之權能，表現爲具體的事實，則爲國家之權利。一名統治權。國家所有之權利，隨國別而不同，但下列三種，則爲基本權利，乃一切國家之所同有者也。

(一)自主組織權 國家的政體之確定與變更，機關之創設與消滅，乃一國之固有權利，他國不得干涉。蘇俄來華宣傳共產，破壞舊制，實屬蹂躪我國國權，國民萬不可忽視。

(二)領土權 國家對於領土內之一切人民無論其爲本國人或外國人，皆有支配之權利。除外國代表得享有治外法權外，餘皆受本國法律之管束。各國普通人民在華所有之治外法權，實屬無理之特權也。

(三)對人高權 國家對於國民，不問其是在領土之內與否，常有支配之權利。惟國家支配在外國領土內之國民時，須依兩國間之條約以行之。通常皆先行召還後加支配。而各國在華所行之領事裁判權，則大有碍於吾國之領土權者也。

六，國家之活動

國家行使其權利，自然有種種活動。其活動之方式，稱爲政體。政體之重要分別有二。一爲立憲政體，一爲專制政體。在立憲政體之下，國民的權利受有法律的保障，國民得依法律參與政治，政府須依法律行使政權，故謂爲法治主義。在專制政體之下，執政者不受法律之束縛，人民亦無法律之保障，生殺予奪，爲所欲爲。視國家爲私有，等人民於奴隸。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此吾先烈之所以灑熱血拋頭顱以創造中華民國而施行五族共和之政治也。不意共產黨竟敢推翻共和實行一黨專制焉。我國民若坐視不理，其將何以對辛亥革命之諸先烈乎！

國民參政之普通方法爲代議制度，從國民中選出代表，組織議會，以代表民意，監督政府。凡屬立憲國家，莫不設有議會。共產黨實行一黨專制，所至之地，即取銷議會，組織黨部。不以議會爲監督機關而以黨部爲最高機關，意在自便，無待言矣，

五，再釋國家主義

(一) 基本主張

國家主義，最終之要求甚爲簡單，一言以備之曰：全民政治與全民福利是也。然在達到此最終目的之先則當：

完成中華民國之國格。

分析言之，則爲「外求獨立」與「內求統一」。此言其切近之目的也。若夫手段，則爲建國所必要之基礎活動。

分析言之，則爲「擁護國權」「奠定國基」「發揚國光」「燮和國民」。此言其手段也。若夫進行中，吾人所持之態度，則可簡括之曰：

忠。恕。

分析言之，忠以持己。致盡其力，是爲自由；恕以及物，人已同權，是爲平等。

吾人所持之國家主義，其大體不過如是，故謂爲善意的國家主義，亦可。請分別說明之。

一，完成國格

在國際社會中。一國而欲成爲具有完全國格之國家，則對外必須能獨立行使其主權，對內必須能維持其意志之統一。於已失的權利，則收回之，於已有的分裂，則凝整之。

在政治方面，當收回領土，收回租借地，收回領海，收回司法權，收回行政權，務使民國主

權，無絲毫被人剝削，無粒黍受人束縛。庶幾能舉國人自決國事之實，而建立一獨立自主之國家。同時又當統一外交權，以求國際平等，而增進國際榮譽；統一軍政權，以消除內爭而鞏固國防，統一民政權，以掃除各地武人之干政而求發展全體國民之民權。統一司法權，以保障司法的獨立，而求得審判的公允。此應有的政治方策也。

在經濟方面，欲求經濟的獨立，則不得不收回關稅權，徵稅權，交通權，金融權，鑛產權，以期充實國富，寬裕民生，而不至爲外人所壓榨吮吸而終於破產也。同時又當統籌國計民生，認定全國爲一個經濟單位，而統一其經濟制度，調劑其經濟利害；俾得免於地域的衝突與夫階級的爭鬪，而不至成爲國民經濟發展之障礙也。是爲經濟政策之大要。

在教育方面，當收回教會學校與殖民學校，以完成教育之獨立；同時又當勵行國家經營與管理，以貫徹國家的教育方針；力求機會均等，俾全國無不教之民；提倡學術研究，以求實現學術的獨立自主，如是行之，庶幾能以教育之統一，造成國民之中心信仰；以學術之獨立，型成國民之自尊精神。

綜上所言，可知吾人所謂外求獨立者，不但指國家主權之獨立，實亦兼含國民精神之獨立；所謂內求統一者，不但僅指統治權之統一，實亦兼含國民精神之統一，主權獨立之事。人恆言之，而精神獨立，則忽視之者頗多。須知國民若無獨立自尊之精神，將時時以劣種自命，

而事事視外族爲天人：何敢擁護其國家之主權而要求爲一獨完國國民哉？吾國漢族從前之所
以屢亡而屢興者，皆由其自尊精神歷久不磨，祇能同化他人而不能爲他人所同化也。今日共
產黨之所以爲國家大患者，其到處騷擾，尤爲小事：而其摧殘本國文化，破壞國民自信心，
則其爲禍將有甚於始皇之焚書坑儒者！使其得志，則其所遺留於國民精神之惡劣影響，非用
數百年之力，將無從洗滌也！

統治權統一之事，言之者多矣，而精神統一之事，則見及之者尙少。政治之基礎無他，夫亦
曰國民之共通信仰而已。此共通信仰者，乃國民精神之維繫。失其維繫，則渙散矣。是以孫
子論兵，而先之以道；且謂「道也者，使民與上同意也。」墨子論治，而力倡「尙同，」且謂
「天下之亂乃由於一人則一義十人則十義。」董仲舒闡春秋大一統之義，而力請罷黜百家，一
尊孔氏。王安石欲行新法，乃定經書新義頒之天下。皆有見於此也。即在孫中山，於其晚年
亦知民心勞力之大，而恍然於心理建設之重要。即在共產黨，雖依據其唯物史觀而大施金錢
收買之技，但同時亦不惜自相矛盾，而大肆宣傳。總之，從來能於政治上大有作爲者，莫不
親身代表一種學說，且解說之，鼓吹之，以期博得國民之同情而製造其「同心」也。越王勾踐
之沼吳也，其預備工夫，不徒在十年生聚，亦具有十年教訓。豈非大可予吾說以證明也耶？
吾人不但重視國家主權之獨立與統一，而亦急求國民精神之獨立與統一，非無故也，明矣！

事實的建設，必以精神的建設爲之基礎。此乃完成國格——建國運動——之第一步工作也。

二，建國手段

凡足以完成國格之活動皆可採用，而其最要者則有下列四項：

一，擁護國權 國權者。國家所賴以維持並發展其生活之自由行使之正當的勢力也。其行使之方式與範圍，僅可發於本身之意思或同意以決定之。使是項權力而被人剝奪或束縛，則生於其下之人民，將墮於牛馬境況，而入於可怖可憐之狀矣！故擁護國權之活動，爲一般國民之分內事，而尤以在今日之中國爲急切。蓋今日之中國，外則有強權之侵略，（政治侵略，經濟侵略，文化侵略。）內則有國賊之拍賣主權（如共產黨之斷送蒙古），非外抗強權，內除國賊，決無以振國民之氣，而寒奸賊之膽，建國事業，亦必終於無成矣！

二，奠定國基 吾國號稱共和，而實爲共爭。此無他，蓋由於人民不知共和之真義故亦不知愛護之也。然而此但爲國基之消極的危險耳。數年來，共產黨更提倡「一黨專制」之說，近且竭力實施之矣。凡非黨員，不但不能享有參政服官等公民權，且亦不得享受人身自由，居住自由等人權。是已不復視國民爲人類，而極盡其蹂躪之能事矣。共和國體，至此已根本推翻而暴民專制，大有完全實現之可能。論其罪，實爲叛國，凡屬國民，皆可得而誅之。論其說，實爲鼓吹專制，一切野心家。皆可從而利用之，他日如有復辟帝制諸事變發生，則共產

黨應首負其責。吾人認定變更國體，極易引起不幸的紛擾，而有礙於完成國格之進行，故主張擁護共和，以奠定國基。

共和要義爲民權之伸張，故吾人主張普及人民之參政權，凡提案，複決，罷官，等權，皆斟酌盡善而力行之。最能洞悉民間實情，而代表其利益者，莫如職業代議制；故吾人主張實施之。欲一般人民，皆能善用其權力，非實施普及的公民政治訓練，決無由得見，故吾人主張實施義務，小學教育與強迫補習教育。凡此，皆奠定國基之急務也。其他，如開發實業以充實國富，而完成國民經濟之獨立，其重要已爲人所通曉，故不及。

三，燮和國民 國家之統一，基於國民精神之和諧，其理由前已述之。我國本部，以四千年的歷史，國民之凝結本極堅固，惟南北風尚略有異趣，但無碍於國民之凝整，蒙藏各族，稍嫌渙散，但亦無礙於政治的統一，不意近數年來，突有野心家起，挑撥南北惡感，鼓吹蒙古獨立，務使國民齟齬，國土分裂，以便其一黨專政，賣國自肥，之陰謀。國家主義，主張國民精神之凝結，以期一致奮鬪，而收同存同榮之效，故於分裂國土，破壞團結，之陰謀，必努力掃除之。

同時階級爭鬥之說，亦大足以減少國民之和諧，而降低其圖存之效率，故國家主義亦決然反對之。夫社會爲一有機體，國家爲一經濟單位，此現代學者之公論。階級間，實際上利害原

屬一致，本無衝突之可言。即令勞資兩方，因見解之短淺。而誤認表面的利益爲真實的利益，致生不相諧和之事，亦祇可由國家處於超越的地位，而秉公裁判之。萬不可任其直接衝突，致鼓動社會上詬怨之氣，而完全返於野蠻時代「任力不任理」之舊習。且既提倡各階級爲私利而奮鬥，是已完全抹煞公理矣！則同是私利，勞工可主張之，資本家亦何嘗不可主張之？各自擁護其私利，而不願受公理之制裁，則弱肉強食，欺凌爭奪。之慘狀，將不堪聞問矣。況提倡階級私利之結果，必使個人之自私心益爲熾烈，雖欲維持階級內之團體，亦不可得乎！此觀於廣東工人之械鬥，可以斷其爲必然之趨勢矣！故即單爲工人計，吾人亦甯願提倡其爲公理而奮爭，不願鼓吹其因私利而騷動也。

四，發揚國光 國光者，一國國民所共有之光榮也。或因其已有的成就而生焉，或因其現時可有的貢獻而然焉。若其已有之民性國化。果無獨到之點，則其自視也，必爲劣等的民族，而自暴自棄之心生。若其現時的努力。絕無可以裨益於世界者，則其氣必餒，而終於承認本國國民之受宰割於他人，乃爲事理之所當然。故發揚國光，非徒爲裝飾太平之事，實大有關於國家之興衰存亡者也。共產黨人，主張唯物史觀，銳力打破已有的一切文化，而絲毫不施選擇作用於其間。其命意所在，必欲舉一切所謂可寶可貴之點而根本推翻之：以爲不如是，即不便於唯物的社會之創造也。推其意之所在，非焚燬一切典籍，坑殺一切文人不可，其

危害於國家社會之前途爲何如者！故國家主義亦決然反抗之。

三，忠恕態度

國家主義者，既認明其目的，選定其手段，乃精心靜慮，決擇方術，黽勉奮進，除邪顯真。凡爲心之所安，力之所及者，莫不主張之，鼓吹之，力行之。此所謂忠也，所謂發揮自身固有的性能也。西人之所以要求自由者，其堅實理由亦即此也。我欲忠於我之思想，信仰，人格矣，同時亦當使他人能忠於彼之思想。信仰，與人格，則所謂恕也，亦即所謂平等也。若我欲自由，而抵制他人之自由，我欲參政，而禁止他人之參政，則是專橫自恣，以暴易暴。去正義遠矣，共產黨日日反對他人之壓制，然而彼等勢力所及之地，先則狂呼打倒國家主義派，繼則確立撲滅國家主義週，今且大發其通緝令，以冀收肅清異己之實矣。此其荒繆絕倫，誠爲有識者之所共笑，而彼等反洋洋自得焉。古人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也」；其公正嚴整正爲吾人之所當用以自勉，而非共產黨之所知也。

(二)，反帝國主義

國家主義，反抗強權，企求獨立，以期建造一完全自主的國家而擺脫外人之宰割焉。故國家主義實即「反帝國主義」也，

帝國主義者何？質言之，乃實行或企圖國家領土之開拓，或主權行使範圍之推廣之種種政策

也。其形式或爲武力合併，或爲劃分勢力範圍，或爲獲得借租地。而於領土上居民之志願如何，則概置弗問，

帝俄主義在中國歷史上，其根劇極爲薄弱。蓋因吾國國民性篤愛和平，不尙武力征服，而喜用恩德懷柔，又因吾國地大物博，衣食之用，並無竭蹶之虞，故無須乎向外開拓。有此二因歷代政治，皆以偃武修文爲尙，勞師動衆爲戒。間有武功甚盛威震四鄰之英主如秦皇漢武者，國人亦以好大喜功穹兵黷武病之。故帝國主義甚不合於吾國國民性也。

國家主義之興起也，實爲帝國主義者橫施壓迫之反動。中國歷代以來莫不備受外族之欺凌。故在我國，國家主義發達最早。春秋之初，管仲之言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此內諸夏外夷狄之義，即國家主義之萌芽也。其後五胡亂華，元清南侵，皆曾激發愛國男兒斷頭絕脛以殉我國家。即在辛亥之役，其主要原動力，亦無非救國保種之觀念也。故國家主義在吾國歷史上植基甚厚。

其在西方，國家主義實產生於十九世紀之初年。當時拿破崙橫行一世，普魯士西班牙皆備受壓迫，始恍然於內求統一外求獨立之必要，於是而提倡國家主義之呼聲起矣。故國家主義者實直接爲反抗帝國主義而產生者也。帝國主義用武力侵略，國家主義即主張充實國力以抵禦之。帝國主義用經濟侵略，國家主義即主張保護政策以防止之。帝國主義用文化侵略，國家

主義即主張發揚本國文化以消弭之，故二者無處不針鋒相對也。

六·國家主義之哲學基礎

(一) 人生觀與國家觀

(一) 人生即活動之流，而國家乃人生活動之總流。分析言之，(甲) 宇宙即事變之流，(乙) 人生即活動之流，(丙) 國家即人生活動之總流。第一項為宇宙觀或形而上學，其餘二項為人生觀或人生哲學。無數物象在時間空間內互相激盪，互相挑釁，離合變化，循環無已，於以成為事變，事變之流即宇宙。除去事變無所謂空間時間，亦無所謂宇宙。事變是宇宙唯一的真實。美國哲學家瞻姆士謂：『人生即意識之流』。吾前謂『人生即活動之流』。人身即是活動：除去活動便無所謂人生。所謂河流者，意謂人生與河流一般，浩浩蕩蕩，活活潑潑，由細微變為廣大，由簡單變為複雜，波波相連，事事相推，無時不變，無時不動是即人生之真相也。在千變萬化之『生活之流』之中，自有其繼續性或統整性。四川金花江內有一鯽魚跳躍一次，其活動便影響到揚子江口的崇明島；因鯽魚一跳，掀起一個小波，此小波又推動別波。如是浪浪相推，便直至推到揚子江口。是為連續性，或統整性。

其次國家是人生活動之總流。一人的活動代表一個河流。聚合若干萬萬河流便成一總河流。此總河流亦是浩浩蕩蕩千變萬化；但亦有其連續性與統整性。全國人民的活動在直的方面，

皆有歷史的關係，在橫的方面皆有交互的影響，所以個人在國家生活中約如一個波浪之在河流中，與其全部，皆有關係。個人之一舉一動與幾千年前的祖先，幾萬年後之子孫，與現今的無數同胞皆有甚大的影響。所以個人的行為應當受國家的裁制。主張極端個人主義者，不知國家是人生之總河流，不知個人的舉動可以影響總河流的全部，亦不知總河流之所以能擴大與發展全在其能支配個人行為之趨勢。宇宙是統整的，人生與國家亦是統整的，故國家主義比較極端的個人主義為合理。

(二)人生最大目的在發展「活動之流」，使其內容與意義格外豐富；國家之最大目標，則在發展「全民活動之總流」使其內容與意義格外豐富。若問人何所為而生存？則可應之曰，人為活動而生存。若問人何所為而活動，則可應之曰，人為活動而活動。活動之外無人生，活動之外無活動，活動之本身即是目的。換言之，活動之目標在引起新活動。活而又動，層出不窮，便成爲浩浩蕩蕩波瀾壯闊的「生活之流」因此，可知(一)凡一種活動能引起他種新活動者，便是好活動。(二)凡一種活動不能引起他種新活動者，便是不善不惡的活動。(三)凡一種活動不但不能引起新活動，而且妨礙他種已有的活動者是惡的活動。個人的價值，視其能否改善「全民活動之總流」而使其內容與意義增加豐富。若不但不能創造新活動以增加全民生活之總流的意義，而且阻礙已有的活動以謀自己的私利，便成爲國家的叛徒。反之，便是好國

民。

(三) 人生活動乃環境與機體之交涉：而國家生活則為環境與民族之交涉：人生與國家之發展皆與環境的優劣成正比例。離去環境，便無所謂活動，亦無所謂人生。既知環境之重要，當然須盡力保護國家固有的領土，山河，鑛產，與其他天然財富。是為發展國家生活之最重要的條件。若無優良的環境，則不但不能增加國家生活的內容與意義，且恐國家生活將根本不能存在矣。國人迷信精神文明，漠視物質的環境，所以割地幾萬里，賣盡全國鑛產，皆一概不加介意。實屬危險之至。

總而言之，國家主義即發展國家生活的主義。國家主義的目標在發展『全國民活動之總流』使其內容和意義更為豐富。欲達此的，有三條大道：(一)使全國民不受外力束縛而得充分發展其天才，(二)使全國民不受外力干涉而得自由發展其文化，(三)使全國民獲得良好的物質環境以及生活上必需的條件。是為國家主義之要義。

(二) 國家主義者之信條

國家主義者之根本信條為：(一)各民族皆有其生存權利，(二)各民族皆有其特殊天才與文化，(三)各民族於其特殊的天才與文化有保護，宣傳，與提高之責任。國家主義之第一基礎是生物學的基礎。即求生衝動是也。求生乃最原始的衝動，具有萬劫不磨的潛勢力。個人之

求生衝動強，國家之求生衝動尤強，國民的求生衝動即國家主義之根本的基礎。欲撲滅國家主義非先消滅人類的求生衝動不可。然而消滅求生衝動乃為萬不可能之事。求生衝動既然不能消滅，則不得不承認各國國民皆有其生存的權利。假使有人能用羅輯證明中國人無有生存的權利，則吾人自應放棄「國家主義」的鼓吹。不然，則凡屬中國人，皆有在國家主義旗幟之下向赤白帝國主義拚死抵抗的天職。故國家主義者之第一信條為：任何國民皆有生存的權利。假使有人欲摧殘其生命，則應自相團結以抵抗之，而盡其保護團體生命的責任。團體的生命應如何保護乎？前已言之，人生是機體與環境之交涉：離去環境，便無所謂生活。故欲保護生命，必須先保護物質的環境。人民愈多，需要愈大，則環境亦應愈為優良與廣大。若人民增多而環境忽然縮小，則必不能遂其生存，環境中之最重要者為經濟的要素：而土地與天然財源則又為經濟中的重大要素。中國人民如是之多，土地雖然遼闊，物產雖然豐富，而平均分配之，則其量實小，不足以言壟斷天產，且亦非需要如是之廣大土地與豐富物產，亦決不足以圖存。若喪失其一部份，則生存便形危險。世人常言中國「地大物博」國人亦自以為地大物博。於是鑛產權土地權皆可拱手贈人。共產黨且實行以蒙古贈給俄羅斯。實屬荒謬絕倫。究竟言之，中國地並不大，物並不博。何以故？中國人民太多之故也。中國人數佔全球人數四分之一。國中土地與物產不但不能佔全地球四分之一，且比美英俄法諸國皆為較小故可謂

中國是一個『地小物寡』的國家。

中國人口比俄國大三倍，中國的領土之大尙不及俄國一半，中國的人口比英國（包括印度）相差不多，而中國領土則僅約及英國三分之一：中國人口比法國人大四倍，而中國領土比法國尤小：中國的人口比美國大三倍，而中國領土則僅等於美國。更就各國每方哩人口平均數言之。俄國是三三·三，英國是三四·七，法國是一六·二，美國是二二·九，而中國則是一〇二·五。故中國人口的密度比法英美俄法至少大三倍，實有地小人多之患也。中國人『地大』的迷夢可以醒矣！

更一觀物產何如！物產中之最要緊者爲煤鐵二項。從前有人謂山西一省的煤礦可以供全世界二千年之用：現今已無人信之。據專家最近的調查，中國煤鐵的儲量只及美國百分之十五，德國三分之一，比俄英法則相差更遠。又劇專家的調查，中國鐵礦的儲量只及美國四分之一，英國十分之八，德法三分之一。故中國實爲一『地小物寡』的國家。環境既已不好，中華國民生活的發展已受不少的限制。我們固然不應提倡帝國主義，以共英美俄法之產；但吾人固有的一部份小產業，則應抵死保存之。此等產業皆由祖先奮鬪以得之，又爲我輩自身以及後代子孫生活上必要的條件。假使不提倡國家主義，以保存此產業，而任人劫奪；我輩實是上對不起祖先，下對不起子孫矣。

國家主義者的第二信條是：任何民族皆有其特殊的天才：在身體上、智理上、情感上皆有特殊的個性。此種個性即是國民性。英國國民性爲愛自由，重秩序，尙堅忍；德國國民性爲重保守，尙服從，好澈底；法國國民性爲愛統一，富感情，尙活潑，美國國民性爲好誇大，崇實用，喜活動；中國國民性爲嗜和平，守中庸，尙保守，富忍耐。英國人富工藝的天才，德國人富科學的天才，法國人富藝術的天才，美國人富發明的天才，中國人富調和的天才。此等個性皆應任其自由發展。其因有二。（一）個性之本身自有價值，可謂爲無價之寶應加保存，（二）民族個性之保存與全世界之進步有密切的關係。世界進步的原因在異而不在同，在多方發展而不在專趨一途。尊重民族個性即是獎勵變異，獎勵變異即是提倡競爭與進步。故國家主義者之第三信條是：任何民族，都有自由發展其天才與個性的權利；假使另一民族阻止其自由發展則應自相團結起以抵抗之，而盡其發展自己人格的責任，最後，任何民族皆有其特殊文化。此等文化乃一民族經若干千年慘淡經營的結果，具有最高的價值，應加保存。此層將另章言之，不多及。總之，國家主義是自衛的，不是侵略的，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國際主義或大同主義，只有建築于國家主義之上，始爲真正的大同主義。從國家主義到大同主義，只須一「推」而已。孟子所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即此理也。愛吾國以及人之國：吾愛吾之國，亦願人之各愛其國。愛護我國的生命，物產，個性，文化，亦任他

人愛護他人之國家的生命，物產，個性，文化，不必打破國家，以求大同，正如不必打破家庭以實現國家。故國際主義乃國家主義之推廣。國家主義者在國際間所認定之信條爲，一，一個國家只是一個國家，不能認爲兩個。換言之，一個民族的福利與其他民族的福利絕對平等；不能犧牲任何民族的福利以謀另一民族的福利。二，一個國家的行動有絕對的自由，但須其不妨害其他民族之福利。三，一個國家的行動對於其他國家有損害時，此行動應受公共的裁制。四，一個國家的福利和其他國家的福利衝突時，應以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爲判決曲直的準衡。此四大原則者實國際道德之標準也。總言之，我行國家主義，亦望他人能行國家主義也。

七，國家主義之心理的基礎

茲篇專從心理的見地，闡明國家主義之基礎。於國家主義之心理則分析之。於國家主義發生之條件則追溯之。於國家主義之表現則探究之。蓋兼採構造心理學，機能心理學，行動心理學，之方法而並用之也。不特爲國家主義之一種闡明，實亦爲心理學之一種研究也。

一，國家觀念

國家主義發生之基本條件，厥爲國家觀念之型成。所謂國家觀念者，何也？析而言之，有二大要素。其一爲同類意識。即覺通國之人，皆與我爲同類。而於異國之人，則覺其非我族

類也。必具此同類意識，然後國人一體之感可生。而休戚與同，利害與共，之情，亦可起矣，必具此同類意識，然後相扶相助，以抵抗外侮，保存本國，之行爲，始有發現之可能也，故同類意識，爲國家觀念之重大要素。然而僅有此同類意識，尙不足以產生國家觀念。同類意識之所可產生者，充其量不過民族觀念而已。民族觀念者，同種族之人，覺與其全民族皆爲同類之意思也。其所覺者，僅種族的相同，血統的一致而已。尙不足以云乎國家觀念也。國家觀念之根本要素爲主權意識，爲獨立意識。換言之，即覺悟其同類之人，有獨立處理其自己的事務，而不受異類的干涉之權力也。質言之，即有政治的覺悟方得型成國家觀念。僅有血統的覺悟則祇足以型成民族觀念而已。民族觀念發達較易，故亦較爲原始的，國家觀念發達較難，故僅較爲進步之人民始有之。吾國不學之夫，無教之民，皆不願爲洋人，但同時亦多缺乏必爲本國國民之決心，即其例證也。故就此點言之，民族主義實爲具體的，未開化的，思想。國家主義則爲抽象的，進步的，思想。國人不可不辨也。

再者，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雖同有一同類意識爲其要素。然而其同類意識之內容，則可不必同也。在民族單一的國家，如日本等，其同類意識謂爲血統的同類可，謂爲政治的同類亦可，在民族複雜的國家，如瑞士，如英美，則其同類意識之發展，必沿政治的方向以進行。而使其國民覺悟彼此皆存於同一政治團體之中。而相與同其憂戚，共其苦樂。固不必問其種

族之同一與否也。能種族意識過爲發達，則是等國家皆有分崩離析之患矣。我國亦以種族複雜著名之國也。故宜發展人民之政治的同類意識，以消泯各民族間之異見離心。何可更唱民族主義，而助長其分裂之情哉。

總之，國家觀念以主權意識爲其特徵。以同類意識爲其基本。二者缺一不可。不若民族觀念之僅以同種意識爲其成因也。

此就國家觀念之內容分析而言之也。其發生之條件如何，亦一有趣之問題。約言之，有基本條件與補助條件之分。在基本條件之中，首爲異國之對立。必先有外國的觀念，然後能生本國的觀念。猶之必先知有他人，然後始知有己身也。吾人對於自我之認識，皆有賴於客觀的環境乃一定之理，隨在皆可證明。吾國自秦漢以來，全國一統。而四周民族，又皆朝貢賓服，等於屬國。故實際上，可謂爲絕無對峙之邦。而國人之國家觀念，遂不及其天下觀念之顯明矣。同時內部又各省分立，政治雖屬統一，而各地方言鄉音，民情風習，皆小有不同。故省之觀念甚爲發達。而旅居異地者，率有同鄉會之組織，與會館之建築焉。是爲第一基本條件。第二基本條件爲事實上的相同。必於事實上有若干相同之點，而同類意識方得產生也，至此相同之點，或爲同種族，或爲同文化，或爲同歷史，或爲同政治的組織，或爲數者兼有之，皆可。惟至少當有一點以上相同耳。蓋國家觀念含有同類意識。而同類意識又決不

能憑空而起也。是爲第二基本條件。第三基本條件爲心靈發育之可能量。國家觀念爲一種進步的抽象觀念。個人間，與民庶間，其心靈發育之程度皆參差不齊。或則以一身爲其人格之全部。或則以一家爲其顧慮之範圍。或則胞與爲懷，而視天下如一家，視一國如一身，其大小廣狹，至不同也。故精神生而低劣者，其終身不能了解國家之爲何物。有如生而瞽者之無由了解日月之爲何狀也。世間不乏永久不能建國之民族即此故也。是爲第三基本條件。國家觀念發生之基本條件，略具於是。

國家觀念發生之補助條件有二。其一爲固定的住所。國家之要素三，而土地居其一。此政治學者之公論也。實則自心理的見地言之。土地之影響實居首要。蓋土地而外，國家之要素爲人民與主權。主權爲抽象的，難於把住。而人民又散漫流動，難於綜合，惟有土地之爲物，有定形。有定所，雖至爲幼稚之人，亦可得而了解之也。彼英日兩島國，其國民國家觀念發達早且強者，未始非地勢之孑然獨立有以使之然也。其又一爲交通之頻繁，蓋有人身之往來，然後有情意之流通，風習之觀摩。其交往繁密之範圍，乃遂漸演爲文化的單位，而成爲文化團體。政治團體若與文化團體相一致，則其政治的團結必益爲牢固，而堅不可破。此近代各國之所以有建立「文化國家」之企圖，而努力於同化其境內不同之民族也。

二，愛國情操

國家觀念既經明確，則愛國情操隨之有成立之可能矣。愛國情操者，以國家爲中心觀念，而組成之情緒系統也。此情緒系統中之任何一種，各隨國家所處之情況而發生焉。國家若有可慶之事，則喜。若有可悲之事，則憂。若有人侮辱之，則怒。若有人毀壞之，則恨。喜怒哀憂恨之各種情緒，皆以國家觀念爲其中心，而隨宜發現焉。故愛國行爲，生於愛國情操。而愛國情操，又以國家觀念爲其根據焉。

愛國情操之型成，亦有其條件。第一爲外力之壓迫。國民居太平之際，無敵國外患之憂，無欺凌侵奪之苦，則亦不知國家之可愛，而淡然忘之矣。必遭外人侮辱，受異國之蹂躪，始知國家之不存，個人即無所附麗。而愛護之情乃油然而生矣。即在強盛之國，亦必警醒其國民，使之與外人爲工商的競爭，爲學術的競爭，乃至運動場上的競爭。務激其自愛之心，而發爲求勝之行，以持其向上之志。而保其國家之榮譽焉。第二爲內部之紛擾。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苟國內統一，人心團結，則愛國之行，如出自然，而毫不以爲意矣。必外力既壓迫於外，而國人又崩潰於內，紛爭不息，國力衰耗，非凝固國民的精神，整齊國民的步驟，不足以抗外力而求昌榮，於是愛國之情，乃鮮明活躍，而不可遏抑矣。此所以於柏林被圍之日，斐希底大聲疾呼，謂德人之恥乃生於德人之自私心也。第三爲偉大的歷史。一國歷史，爲二國過去生活之表現。使其歷史而果偉大者，則必能使其國民發思古之幽情，起中興之壯志

，而不甘於爲人所奴視也。猶之富家巨族，雖即中落猶不肯甘居人下也。印度復興之所以有望，安南前途之所以可疑，皆以此也，第四爲未來之希望。未來的理想，若無幾希成功之望，則其氣必餒，而愛國之志亦必終歸消散，必其國民之聰明才力，道德品格，猶有能爲之證。物產地力，國勢民情，猶有可爲之資。然後其人民，方不至於自甘暴棄。此所以中興之圖，必努力於國民理想之建樹，與夫國民志氣之振作也。此四條件，具有一二，則愛國之念萌，具有二三，則愛國之情熾。具其全部，則愛國之心如火如荼，沛然而莫之能禦矣。若中國者，即兼具此四者者也。其國民愛國思想之猛烈，非偶然矣。

三，國家思想

國家觀念，一變而爲愛國情操其事甚順。愛國情操再一變而爲國家思想，則其歷程乃甚爲艱阻，不若前者之坦蕩也。蓋國家思想者，理智活動之結果，懷疑主義之後起物也。其思考之，而懷疑之也，實足以搖撼愛國情操，而顛覆之，紛碎之。由是而主張打破國界論，甚且懷抱厭世思想者，往往有之，故理智作用之是否透澈，大有關於國家思想之能否型成也。

愛國情操之所以動搖，其理由有可得而言者。第一由愛國心更加擴大，而成爲愛人類，愛世界，乃自然之結果，必然之趨勢。蓋愛國爲極端高尚的精神，原無一絲私意存乎其間。若爲己之心，勝於持平之意。則等是私也，既私其國矣，又何爲而不可私其家乎。等是私矣，

既私其家，又何爲而不可私其身乎。於是則私心熾而愛國主義粉碎矣。故愛國必爲合理的。換言之，即爲公理之故，爲人類之故，而自愛其國。非僅爲本國之故，而愛好本國。更非爲損害他國而愛護本國也。誠以非如是則理性與情感不能保其和諧也。此國家主義者，每每即爲人道主義者之故。如斐希底固明言振興德國乃所以改進世界。如孔子，固絕對的大同思想家，然而仍努力於存魯。蓋國家主義者之愛人類愛世界，乃拓充其愛國心以成之。非如夢想派的世界性義者，必以打破國家爲其愛世界之手段也。不愛其國，而愛人之國，是謂悖理。反乎人性之自然。揆之心理發育之順序，乃決不可能者也。故謂之爲夢想。

上爲愛國心動搖之心理的原因，乃向上的原因，其次尙有兩種事實的原因，則爲迷誤的原因，於義皆無當也，其一爲震驚於國際戰爭之慘象，不察因果，貿貿然主張消滅國家。夫戰爭自有其積極原因。不事消滅其原因，但知毀滅國家，是爲藥不對症。且國家即令歸於消滅，戰爭亦決不能永息。不觀夫往古之部落戰爭，以及今日各地之械鬪乎？是又何與於國家哉。因戰爭而懷疑愛國，是誠昧於因果關係之甚者也。其又一派則謂交通發達，人類之相依日密，國家將自然歸於消滅，故不必愛國。是其持說雖較溫和，而其不衷於理，則無二致也。夫交通日繁，是否能消滅國界，國際關係，是否能取國家生活而代之。固皆已大有商榷之餘地矣。況今日之國際交通與關係，固已顯然未能取消國家乎！持是說者，竟欲先行消滅愛國

之心，毋亦未免太為躁急乎？是故此二者，雖為搖動愛國心之要因，究其實固皆不能抵抗理性之推動也。愛國情操而經過明敏的理性審判官之裁護，愛國情操乃進為國家思想矣。

四。國家主義

主義者，一切行爲之總方針也。國家主義，即以國家之福利或進步，爲一切行爲之方針者也，故國家主義，又爲國家思想之經過普遍化而以愛護國家爲一切行動之總方針者也。國家思想之進爲國家主義。必先能認識國家之價值，而確信其可爲一切行爲之方針然後可。

國家爲共同生活之最有效的最大單位。國家之大，可以使國內有無相通，互善其生而不感不足。對外可以保國護民，而不虞力絀。且國家對於國內，具有強制執行力，對於國際。具有自由意志力。故其行動之範圍廣，而其主張又最爲有效。反之，國際的組合，其影響的範圍，雖有時較國家爲廣。但其効力，則不及國家意志之大。在國內之小團體，其意志之効力，雖有時足與國家相比。但其範圍之廣，又遠不及矣。故國家者實今日人類促進幸福，提高文化之最良的組織也。存心濟物者，當決然使其行動足以促進國家之發展焉。

國家之職責正繁，約言之，要爲主持正義，增進福利，而已，外抗強暴，以擁護國權，此主持國際之正義也。內防騷亂，以奠定國基，此主持國內之正義也。調劑利害，平均福樂，此主持各階級間之正義也。提倡實業，以裕民生，養老卹貧，以蘇民困，此皆寬裕人民之物

質生活也。普及教育，使人民皆能識字讀書。提高學術，使一國有研究發明之人。此皆豐富人民之精神生活者也。國家既主持正義，又力事增進福利，故國家主義當然以全民福利，全民政治爲歸宿。

五。結論

國家主義基於國家思想。國家思想起於愛國情操之動搖。愛國情操以愛國觀念爲中心而組成之。愛國觀念產生於一定的情形之下。有此情形，禁制不得。無此情形，灌輸不得。吾國今日之情況，固極適於愛國情操之滋長者也。惟是異說紛鳴，而普通人士之思考力又極薄弱。苟無大規模的啓發，恐未必能使國家主義成爲中心信仰。是則有志者之所宜努力者也。

八，國家主義之倫理的基礎

人類之生存必有種種活動。其活動也，或出於好動之天性，如兒童之遊戲是也。或出於生存上之必要，如農人之耕稼，蓄牧是也。二者之性質雖不同，而其爲不得不發生者則一也。於此等活動，而判斷其價值焉，批評其善惡焉，則爲倫理學之所有事矣，今試依倫理學的見地而一考究國家主義之基礎焉。

一，救國本於天性

人應爲善去惡，此人人之所通知者也。然而吾人之所以應當爲善去惡者果何故乎？善惡之念

果何自而來乎！是爲倫理上之根本問題。

或曰，吾人之所以爲善者，求天賞也；吾人之所以不敢爲惡者，畏天罰也。天道福善而禍淫。爲善降之百祥，作惡降之百殃。行爲之善惡乃禍福所攸關，吾人安可不勉力爲善以自救乎？此說也，從來言之者多矣。耶教天堂地獄之說，佛教因果報應之論，皆是此意即在不語神怪之孔子亦存神道設教之心。故其說未可厚非。然而在無知者聞之，不明天神之本質，但覺神祇可畏，乃多方以媚之，百計以欺之。而不知降福降禍，在所謂神祇者原不能有一毫私意存乎其間，而全爲自身行爲善惡之所招致。故詩曰：自求多福。蓋神祇無他，乃宇宙間必然的法則也。爲善得福，爲惡受殃，是乃必然之理無可或爽者也。既曰必然，則神祇縱欲偏私。亦不得而偏私之矣。然而愚民不之知也。於是媚神欺神之事不一而足，如盜匪殺人越貨而求神宥，既求神宥又復出而殺人越貨者，比比皆是。於是而神道設教之法穹矣。且世間事態，復雜叢錯，其間因果關係，每非俗眼所能看透，於是遂懷疑天道之不可恃，而謂作惡不必得禍，爲善不必得福。於是而爲善之心衰，作惡之氣勇矣。佛家雖有來生之說，耶教雖有天堂之論，而彼強悍者流終於祇顧目前。不計未來，則因果報應之教終不足以攝伏之。至是而神道設教乃大穹矣。

況在志趣超越者觀之，福有時而不可求，禍有時而不可避。伊古以來烈士仁人，志之所在，

雖赴湯蹈火而不辭。理所當然，雖毀家殉難而不避。其貞固之操非禍福所能轉移，其俠義之行亦非求福避禍之說所能說明矣。故神道設教究爲識者所不取。

人類之所以爲善去惡，雖有欲求神佑之人，但不顧神意，不計禍福，而但憑一心之所決擇者，亦往往有之。故謂善惡之淵源，在禍福之避免者，非完備之論也。

神道設教確有一部份之功用。但善惡之真正淵源，則不在神而在人，不在外而在內，質言之，即在人心也。人類之所以爲善去惡者，乃因好善惡惡本爲人類之天性，孟子所謂「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者是也。竊嘗思之，洪荒而降，生物之種，蓋不知其幾千萬也。物競焉，天擇焉，迄乎今日，其爲自然淘汰作用所洗蕩而去者，不知凡幾。人類者，一笨滯之動物也。無鳥之翼，無猿之捷，無虎之威，無蛇之毒，其所以終能戰勝一切毒蛇猛獸者果何故乎，謂由於智力之戰勝乎！則隆古之民，猿猿狉狉，未必有以遠勝於其他高等動物也。依吾之意，伊古之時動物中之類似人與猿者，其種必夥。嗣後時日推移，其種族相繼消滅必有如今日美洲之土人與吾國之苗族者，特當日人種之滅亡，多由於與禽獸交戰而失敗，今日人種之滅亡，則由於與另一人種交戰而失敗也，當時交戰失敗滅亡之似人動物其種必夥，而今日之人類則其倖而戰勝之子遺也。至其他似人動物之所以敗，而人類之所以獨存者，則又必由於其他動物之戰也，乃各自爲戰，而人類之作戰則能合力以進，相援助，相呼應，或包圍，或

側擊，其力雖弱，而其衆則究足以勝之也，由是言之，人類之所以得以倖存者，實此合羣之性爲之，使無此合羣之性，則人類之命運亦必無異於其他似人動物而同歸消滅矣。

明乎此理，則可知人性之善乃爲天演作用之所釀成。近世心理學家皆謂人類有扶弱反強好名譽尙謙抑諸種本能，孟子亦謂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爲人類之所同者，而人類之爲善去惡，亦爲天性驅之使然，非畏神明也，非求幸福也。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言人之爲善，乃出於人性之自然，可謂瑩徹極矣。

國家主義者之救國保民，係發於天性，而非求人之譽，求神之賞，亦是理也。國家者，吾祖宗拋心血擲頭顱以造成者也，使至吾身而喪而亡，其將何以對吾祖宗，吾之羞恥之心，使吾決不能坐視其亡也，國家者，吾子孫之所恃以生存食息者也，使至吾身而亡，吾之惻隱之心，使吾決不忍坐視吾子孫之爲人牛馬受人宰割也。國家者，吾民所固有之物也，無端而受人侵略被人蹂躪，吾之是非之心，使吾不能不奮袂而起以維護人間正義也。國家主義之抵制侵略反抗強權，蓋出於人類向善之心。其動機純潔，其目的正大，非自私自利之共產主義所得而比擬於萬一也，共產主義者，教人爲自己之利益而奮爭，爲階級之利益而競鬥，是教人以自私也，一國而由其道，國必亡；一家而由其道，家必毀，其害人之烈，真甚於洪水猛獸也。

二、國家主義之同胞精神

自利心者，離心力也。全國之人，惟利是視，則必分崩離析，億萬人即億萬其心。離心離德，將何以抗外侮而奠國基。西人之言曰，凡合羣之動物與不合羣之動物鬪，則合羣者勝而離羣者敗。動物如是，國家亦然。普魯士之敗於法也，斐希底謂其致敗之由在人各自利，於是大聲疾呼，主張陶鑄德國魂使其國民成爲燮和的團體，勿因黨系階級之私利而置國家之危急於不顧。其見解之卓絕，百世以下，聞之猶將起敬矣。

自利者，無穹境者也。人皆競利，則人已之權界破，而欺凌侵奪之風必生，國家之紀綱，社會之秩序，必皆顛覆而無法收拾矣。孟子曰：「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今之共產黨烏足以知此，尋見其以焚人者自焚，以溺人者自溺而已。

共產主義者，使人相仇視者也。激動貧富間之惡感，提倡暴力的報復。將以消滅人間的和氣而製造相互的怨恨。甚非所以安民之道也。國家主義則抱同胞精神。於國民，則鼓動其相親相愛，相友相助。於一己，則勉責其視國家如一身，犧牲小己以利大羣，而戒以勿因私憤而忘公義。故使人向上者爲國家主義，而共產主義則使人向下以日即於禽獸之域者也。

或謂自私爲人類之天性，今國家主義教以輕利重義急公忘私，毋乃有類登天而終不可幾乎。予曰，夫爲惡如崩爲善如登，是固然也。但謂人類天性好自私而不顧公義，則爲失言。夫食

，固生存之所關也；然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決不爲，蹴爾而與之則決不屑。蓋敬長之心，羞惡之心，乃人所同具，求食而蔑義犯法，固爲人心之所不願也。有時而逾越分際則或因見理不明，或爲外境所牽，一旦情過境遷，翻然覺悟，未有不痛自悔恨者也。安心作惡之人，本不多見。教以自私，則實教猥升木也，國家主義教人救國救民，乃即其惻隱羞惡是非之心而利導之，鼓鑄之，初非拂逆人情而責人以難能之役也。

愛國既本於天性，似宜乎人皆愛護其祖國，而秦檜之流竟先後輩出者何也。蓋天性雖善，然必加培養，其體始靈；必加擴充，其用始廣。彼不惜賣國求榮損公自肥之輩，其良心之本然初無以異於人，祇以見解不明胸襟不廣，遂拘囿其心思於一身之上一家之內而於國家之顛覆破滅，國民之顛沛流離，絲毫無所動心焉。若夫愛國之士，視宇宙內，事皆一己分內事，一夫不得其所，若已推而納諸溝中，故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民胞物與之胸襟，實以四海爲家中國爲身，豈嘗役役於此叢爾一身哉。故國家主義最足以提高國民之人格，而發揮其忠烈勇敢犧牲之諸種美德焉。國家主義鼓吹國民之同胞精神，忠勇氣象，而以正義爲其行爲之準繩，公益爲其行爲之指歸。故提倡國家主義者每每亦即提倡世界主義，如斐希底是。蓋正義唯一，國內既適用同胞主義，國際亦何可不然。故國家主義無碍於世界主義之進行。有碍於世界主義者實爲階級主義，階級主義以自利主義爲其基本思想。由階級之自利

進一步而爲個人之自利，本自然之勢。人皆自利，勢必相食，烏有所謂博愛的世界主義乎。抑猶有進者，實行世界主義時，於竝主之各個國家，不消滅之，即須聯合之。如聯合之，而結成類似今之所謂國際聯盟者，則是國家依然存在也。國家既存在矣，而教其國民勿愛之，勿擁護之，勿光大之，是猶既不廢父子之倫，而教其不慈不孝不敬，可乎否乎？如謂將各個國家完全消滅之，而澈底打破國界，實行其大一統主義。則必須有一强有力者，力足以奪取各國之主權而完全控制之於一己之手然後可。若果如是，則是以一二人或一二國宰制其他並世各國，而以屬地視之也。自好者，豈能以奴隸民衆自居哉。

三。國家爲道德的工具

犧牲一己以保我子孫黎民，是國家主義所詔示於國民之道德目標也。國家主義以救護國家爲職志，而國家又爲實現道德之必要工具，故國家主義不但示人以道德目標，且亦予人以道德工具也。

人類生而有向善之性固矣。然不加培養，則其用不大；且或逐漸衰弱而汨沒矣。欲培養之，則惟教化是賴。教化者，乃國家以其所保存之國民的優美經驗轉而遞傳於新起之幼小國民也。國民之經驗，若無國家以保存之，則各代國民之心得將隨各代國民之死亡而煙消雲散矣。歷來各國之所以重史官慎藏書者以此故也。夫紀之於冊，載之於書，猶僅爲保存之於物質上

而已，尙未能保存之於生活之中，不能謂爲真實的保存。真實的保存，必以上代國民之所得者灌輸於下代國民之心中而表現於其日常生活之內。例如忠孝，吾數千年之道德經驗也，欲保存之，不可僅僅刊之於冊籍，猶當寓之於國民行事之中。如是則教化尙矣。而教化者，則又國家之所有事也。昔堯命契作司徒，而戒以敬敷五教在寬。五教即五常之教也。道德之啓迪爲國家教化之主要目的於此可見。而人類善性之得以滋榮光大，亦全爲國家教化之功又可知矣。私人從事教化固常有之。但其教義必爲國家之所默認然後可以流行。若有背於國家所認定之道德標準，則必受扑滅之禍無疑矣。故凡足以綿存之道德觀念，皆國家提倡或保護之力也。國家之職務雖繁，要可總括之曰：維持正義。增進民福也。外禦侵略，內除強暴。此國家之最原始的任務也。然而曰禦侵略曰除強暴，其爲維持正義，滿足道德的要求，至顯明矣。普及教育，振恤孤貧，此各國增進民福之一端也。增進民福之事，隨國民道德心之發達而日益加多。近世各國國家的道德任務之所以愈趨愈繁者，即以此故。由是言之，雖謂國家爲道德的團體，亦無不可。

國家既爲道德的團體，凡欲發揮其道德的人格者，皆可運用之。例如我有卹貧之心，即可在政治上主張卹貧政策。我有養老之願，即可在政治上提倡養老政策。推而至於戒鴉片禁淫書，無一不可藉國家之力以行之。且國家權力有強制性，故能貫徹。國家之機關完備，故易普

及。國家之能力豐厚，故易措辦。如決意實施義務教育，即可強制入學，徧地設學，而不辭經費即其例証。凡此，皆非個人能力之所能比擬也。故抱有道德上的宏願者，決不可不利用國家以爲其實現道德理想之工具。

九，國家主義之文化的基礎

獨立的國家，必有其獨立的文化。獨立的文化即其國民特性所由而表現者也。其表現之也，見之於文物制度上語言建築上，乃至行止動靜上，實無一不足以見之。以言建築，則德國式之威猛，法國式之優美，英國式之篤實，莫不自成一派。以言語文，則德文之剛勁，法文之活潑，英文之扑質，亦莫不自成一派。至於性格，則德人之雄壯沉毅，法人之敏慧和易，英人之冷靜切實，其自成一格更無論矣。英德法之文化各別，其他各國之文化，亦莫能絕同。特其差異之點，或大或小或明或晦耳。

國家之特殊文化，即其國民之所以能團結一致，而以自異於外國人者也。文化相同者，其言語宗教風俗制度各各皆同。即有小異，或少數例外，亦必無害於大多數人之大體的相同。此大多數民衆者，乃因其語言習尚之相同，而彼此情投意洽，而互覺其爲一體，爲同類，不期然而發生同患難共榮枯之心情矣。其對於文化不同之外國人，則又視之爲化外，爲野蠻人，亦不期然而發生畏懼之意，嫉視之心，排斥之念矣。於是而文化之差別遂成爲國家存立之強

固基礎，而牢不可破。欲滅人之國家者，非滅其文化不可。欲打破國界者，非打破文化畛域（文界）不可。欲混一世界者，亦非混一文化不可。近世亡人國家者，莫不毀棄其文字，變化其信仰者，即以此故。共產黨之所以努力打倒一切文化，而普遍的宣傳其新宗教唯物史觀（唯物教）者，亦以此故。由是言之，愛國者不但應知保種保國，且亦當保護國家文化，又從可知矣。吾國最大之患，不在武力侵略，而在經濟侵略。不在經濟侵略，而在文化侵略。數十年來，國人當積敗之餘，懾於外人屢勝之威。始焉僅以外人之兵器視我為勝，繼焉又以為外人之政治視我為勝，終焉則又以為外人之文化一切皆視我為勝。於是而視外人為神聖之愚氓，奉俄匪為太上皇之偉人，乃滿坑滿谷而莫知其紀極矣。國民之自尊精神完全消滅，加以劣等民族之名而不知羞，贈以亡國奴之號而不知愧。欲其不亡，豈可得哉。

是故愛國者於發揚國光喚醒國魂之事應三致意焉。國魂者，先天的特性又加之以後天的遭遇而型成之國民氣度國民情思也。往者西哲如洛克輩皆謂人性如一張白紙，其一切傾向皆起於後天的薰染而生於個人與環境接觸之中。今則白紙之說已無存在之餘地，而人性有先天的差異，已無可懷疑。各民族以不同的人種，不同的物質環境，不同皆社會制度，不同的歷史變遷，而謂其精神的結構，彼此了無二致，寧有幾希信之理乎。中外種族不同，歷史不同，社會之風尚亦不同，則中國千年間依自然作用與社會淘汰以醞釀成熟之特性，其不能與外國民

族性了無二致，自亦勢之必至理所固然也。故吾國國家不患無堅實牢固之國民性，而患不能發揚光大之耳。

有致疑於中國之民族性者，其言約分二派。一則以爲民族性無生理的遺傳，祇有社會的稟賦。一則以爲中國民族性，卑鄙弱劣，無保存之價值。二派要以後派與吾人之主張最有關係。前派則可置之不問。固無論其特性係起於生理的遺傳，抑由於社會的稟賦，固皆無礙於其作用也。惟以理論的興味之故，亦無妨一探究之。持此說者，蓋基於後天性(Acquired Character)不遺傳之說，而又認民族性爲後天性，故斷定其不遺傳也。吾人對於斯說，姑無論後天性不遺傳一語所含之問題正多，未可一概武斷。即以民族性爲後天性一點言之，已不能成立。曷言之？如氣質，先天的也。各民族之氣質，顯有差別，盲然謂民族性爲後天的，爲不遺傳的，是烏乎可？或又謂同一民族中人，顯有不同的氣質，故民族性一詞根本不能成立。是又昧然於常型(Type)與變型(Variety)之分者也。譬如日本人身體之常型，爲矮小。西洋人身體之常型，爲高大。然不得依此遽謂日本人中絕無魁偉之人，亦不得依此遽謂西洋人中絕無侏儒之輩。更不得依此遽謂日人之身體無短小之特點，西人身體無高大的特點。明乎此，則民族性之實有，可無復疑義矣。

第二派以爲中國民族性，爲柔弱，爲畏縮，爲欺詐，爲自私。以致爲官吏則祇知剝削，爲

士紳則罔顧公益。民族而有如此之特性，烏足以爲民族，更不值保存。爲此說者，比比皆是。揆其故，或由於厭亂心切，故不覺發爲過分之論。或由於懾於外力，故不覺推崇西人，流於失當。苟平心靜氣一深思之，則可恍然於吾國之民性固有較勝於西人者在。惟民族性之比較，本爲繁難事業，不易把握，更不易措之名言。勉強言之，下列數點，或失之不遠。

一。重爭與重讓 西方民族，戰爭之民族也。國與國間，人與人間，無處不用其爭。不爭之於武力，即爭之於法庭。不爭之於拓地開疆，即爭之於跑馬賽球。甚至型爲學說，則一見之於超人哲學，再見之於階級爭鬪，而歸宿於「爭鬪爲進化之母」一語。若我中華，則以禮讓立國。士讓於朝，行人讓於野。而「窄路相逢讓他一步又何妨」之意，乃爲普遍的信仰。孟子申述四端時，甚至謂（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使孟子之言果確，則吾將謂西人爲非人。以其決無辭讓之心也。西人無處不爭，爭之不已。乃各劃一範圍圈以自固。故西洋社會之理想，在使各方得其（平）。中國事事相讓，互相遜讓情感乃通，而無扞格不入之象。故吾國社會之基礎，建立於「和」之上。「平」爲在外的，故得以警察及法律維持之。此西洋之所以必爲法治國也。「和」爲在內的，無從以外力獲得，惟有以德行相化。此吾國之所以爲禮治國也。此中西之顯著差異點一也。

二，重自反與重責人 華人重讓，故與人衝突時，輒惴惴不自安，而恐過失之在己身也。

西人重爭，故與人衝突時，輒吹毛求疵，唯恐爭鬥之口實難得。因其事事自反，故處處退縮，而予外人以侵略之機。如義和團之役，乃西人壓迫之結果，而愚民計無所出之舉動也。論其責任，本在西人。顧我國民，偶言及此，輒忸怩不安，而引為國民之羞者，實自反之天性為之也。歐洲大戰，其孽因本各國之所共種。顧協約國乃完全諉之於德奧，德奧復完全以之諉於英法，怨恨傾軋無有已時。蓋又喜責人之天性為之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乃西洋民族之所絕對不能了解者。此中西差別之點又一也。

三，重理與重力 重理者，王道也。重力者，霸道也。中國國民實可謂為王道的國民，西洋國民則霸道的國民也。人民相爭，在西洋輒訴之於肉搏，或手鎗。在中國則多調解於茶樓酒肆。國際相爭，在中國則用懷柔賓服之法。偶有喜事征伐之君相，亦常為清議所不容。在西洋則訴之潛艇飛機之力。即有倡導和平如羅素其人者。亦惟有勸告弱國臣服強國，而俯首低心貢獻強國以其所能力奪之種種利權。此以勢力為解決一切糾紛之最後工具有以異於中國人者又一也。

四。重義務與重權利 華人重義務，視一切當為之事，皆自己分內事。西人重權利，視一切勞力皆為報酬之代價。是故西人私人間計較錙銖，不爽秋毫。國際間，講求互惠，不肯獨當其難。『不付薪，不作工，』No Pay No Work 之口號：蓋其文化精神之具體的表現也。華

人私人間，施予不求報，惟行其心之所安。國際間，興滅國際絕世，四海一家人我一體嘉惠庶類之仁心（無所爲而爲）之妙義，蓋久爲全國古今之共同信仰矣。今以此心而對待西人，雖至虛僞畢呈。而不悟外交上因以備受欺騙，良可悲也。

依此，則吾國國魂之偉大而涵宏可以略窺一斑矣，使吾國家富強，使吾國國家爲人敬重然後出吾偉大之國魂，以教化世界者。非吾國民應有之立國理想乎？國民諸君可以興矣。

十，中國與世界

國家主義，在理論上，顛撲不破，至此已可大明。請進而略言其事實上的需要。

一，中國之國際地位

我國在過去對外關係上有三大關鍵，即中日戰爭，日俄戰爭，歐戰是也。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成，中外始正式通商。外人對於中國情形尙莫明究竟。我國雖屢受敗創，而外人究不敢妄施侵略，及至甲午之役，一敗塗地，國家威望無復絲毫之遺存，分佔割據之勢乃形成矣。俄先經營東三省，德欲割據山東，法則租借廣州灣，日則劃福建爲其勢力範圍。英則向長江肆意侵略，大好山河，盡是他人逐鹿之場，其危險情狀，實不堪設想。幸也，列強利害衝突，瓜分之說畢竟未能成爲事實。蓋英人之所注意者在經濟的發展，而日人之所企求者爲政治的侵略。日有野心而英法德扼之。英法德縱欲瓜分，而日人又以爲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而多

方阻撓之。適其時美國倡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說，英日於一九〇二年締結同盟以保全中國領土相標榜，瓜分之說，乃未實現。日俄戰爭，俄國失敗，瓜分始不成問題。

日本勝俄以後，乘戰勝餘威，積極向外發展。於發展途徑，本有兩種主張。一主向南洋羣島斐律濱等處發展，是爲南進主義；一主向朝鮮，東三省，蒙古等處發展，是爲北進主義，主倡南進主義者多爲政界及海軍人士，主倡北進主義者多爲浪人團及陸軍派。結果竟決定北進主義。而欲奪我滿洲蒙古合之朝鮮以建立一大帝國焉。惟俄雖戰敗，而勢仍不小：向滿蒙發展，難免與俄更相衝突，乃與俄締結協約，以互相維護其在華勢力而排除第三者勢力之侵入。自是以後，日本之聯俄侵華，遂成爲一定之政策焉。

至歐戰時，日本乘列強無暇東顧之時，於一九一五年提出二十一條以爲侵略中國全部之計。此計如成，則其大陸政策便可實現。同時又與俄國相勾結，以合力維持東亞和平爲名，以壟斷東亞勢力爲實。英美諸國，聞此極爲恐慌。適俄國革命爆發，日俄協約失効，而美國加入歐戰，又使英法諸國軍需品不必全賴日本。戰爭結局，德國又以勢孤失敗，因之，日本亦不敢過犯衆怒而不得不稍稍收斂其氣燄。

巴黎和會，中國提出山東問題，以英法意早與日本訂有協定。毫無結果。和會創設國際聯盟，希圖改善各國關係，無奈卒爲強權所把持，而我國之冤終不得伸。一九二一年美國召集華

盛頓會議以討論縮減軍備及太平洋與遠東問題。中國問題雖經提出。而結果仍然失敗。如關稅之徵收，祇允自百分之五增加至百分之一二，五：領事裁判權之收回，亦祇允派人調查司法以研究辦法。吾國民所熱望之公理戰勝至是乃如一場大夢之驚醒，而悲憤。而失望，而呼天搶地，而痛恨伸訴之無門矣。

俄羅斯者，極盡狡猾陰擊之能事者也。觀此現象，知可乘而利用之也。乃宣言放棄一切特權，取消不平等條約，願本平等互惠之精神以與中國另訂新約。俄悲憤不勝之國民，驟聞此語，不啻天上綸音，於是而親俄之感情日濃。彼蘇俄之代表加拉罕又利用此親俄感情要求我國政府立即無條件承認蘇俄。我國政府，初尙持重，北京國立八校之教職員學生寬左袒蘇俄，強迫政府立即承認焉。承認之後，加拉罕乃藉此與日本作種種協定，而於中俄間之進一步的交涉，如劃界問題，中東鐵路問題則百方延宕不允進行，迄今仍毫無著落，而於彼所承認交還之蒙古，反正式唆使其脫離中國而置諸其自身監督之下焉。其狡猾伎倆，一至於此，可勝恨哉！

歐戰而後，各國經濟皆極凋弊，欲圖補救，皆不得不向中國發展。於是而中國問題，遂成世界注目之第一問題。中國內亂不絕，商業阻滯，各國已嘖有煩言。而彼蘇俄，乃來我中國宣傳其試驗失敗之共產主義。其用意無他，蓋欲藉此以引起社會革命，攪亂世界商場，從而困

窳英國而達到其逞霸東洋之雄心焉。夫商業之發展乃英人命脈之所繫，彼決不能束手待斃。故共產黨強佔漢口租界後，英國遂決心派遣大軍來華，今後而不迅速驅逐俄人撲滅共產黨，我國不爲各國所共管，便成第二次大戰之戰場矣。然而俄人固毫無損失也。

二，中國之不平等條約

綜合中外國所訂條約，其喪失權利之款，可分爲下列各項。

一，領事裁判權 領事裁判權之起源。在一八四三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十三款。原此制設立之理由，蓋以中外法律懸殊，中國司法制度未臻完備，且其時通商口岸，限於五處也。查當時五口通商章程，不但禁止外人混入內地，且限定其寄居一定區域，不許越雷池一步。迄今情勢變遷，中國許外人通商之地。已有百餘處。是領判權之不適用。不言而喻。當華會時，我國代表宣言撤銷領判權之理由有五。一曰，侵犯主權，我國人視爲奇恥大辱。二曰同一地方，設立許多法庭，各法庭間之關係，即使法學湛深之律師，亦茫無所從。三曰適用法律之參差。四曰搜集證據之困難。五曰旅華外人，利用治外法權，拒納捐稅，而此種捐稅則爲華人所理應捐納者也。因此正如赫德所言，華人對於旅華西人生厭惡之心。其結果決定組織司法委員會前來考察。今已考察其舉措難令人滿意，蓋已不出意料矣。

二，關稅協定制 我國現行海關稅則，發端於一八四二年之中英江寧條約。該約第十款云：

「應納進口貨，出口貨稅餉，均宜秉公議定則例，由部頒發曉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納。」所謂秉公議定則例，由部頒發曉示者，並無雙方協定之意，然當時耆英等奏明中英和約互換日期摺云：「奴才率同黃恩彤等與璞鼎查接見數次，將通商章程輸稅事例，反復辯論，大局粗定。」又云：「前此伊里布督飭委員與之往復詰難，而稅則不能遽定者，皆由茶棉二項，該夷等不肯聽命增稅故也。」是實際上稅則已協定矣，至一九〇五年，修改稅則，抵充庚子賠款，而我國關稅乃不啻爲他人代徵應用。我國政府僅取其剩餘，是曰關餘。實我國經濟之致命傷也。華會討論關稅自由權時，各國允增稅率，不允取消協定制。幸美代表尙持公理。其言曰：「關稅條款與其他條約之含有國家權利者不同，此不過中國與各國間之商業合同，商業契約耳。如中國認爲時機適當，中國當然有權可以廢止該款」云云。蓋國際法學家公認各種條約無論限定年期或不限年期，如情變勢遷，則皆可廢棄也。特廢棄方法，有單方廢棄，與雙方廢棄之別耳。

三，最惠國條款 原最惠國條款，自形式而言，有片面的最惠國條款，與相互的最惠國條款之分，片面的最惠國條款，即我予人而人不予我是也。相互的最惠國條款，即我予人人亦予我之謂。各國在我國，皆藉利益均沾之故，而博得片面的最惠國待遇，是亦一不平等現象也。

四，租借地 租借地除青島已收回外尙有四處。曰旅大，曰九龍，曰廣州灣，曰威海衛，華

府會議，英允還威海衛，而以日還青島爲條件。迄今青島收回，而威海衛猶未。法允交還廣州灣，附以他國交還之條件。日則堅拒不交還旅大。其無誠意，皆可知也。

五，租界 自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中英訂立江甯條約。其第二條准英國人民寄居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貿易通商無礙。其明年訂立之中英五口通商附黏善後條款第六條云，「英商只准港口通商。中華地方官，應與英國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地勢，議定界址，不許踰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云云。是爲租界合同之來歷。蓋鴉片戰爭後，中外交通，人民尙未相習，故以劃分專管地界爲便利，今者情勢不同。昔日五口通商，今則通商港口，已逾百數。昔日租界爲指定外人居留之用。今如上海租界，華人居其多數。是租界之本意全失。且上海公共租界，三萬外人有選舉及被舉爲工部局理事之權。而八十萬華人，反無權參預。可謂本末乖戾已極。故急宜收回。

六，內河航權及沿海航權 河海之首末兩端，均在國境之內者，謂之國內河川。簡言之，曰內河。國內河川。若無條約之規定，則禁止外國船隻航行。於本國海岸亦然。我國則沿海沿河，皆任外船之航行，於本國實業所損甚鉅。

七，外國軍隊警衛 外國軍隊巡警駐紮中國者，可分兩類。一根據約章而來者，一無所根據而來者。根據約章而來者，（一）爲借地軍警。（二）爲租界之巡警，（三）爲根據辛丑和約而來

者。辛丑和約第七條，中國承認各國於使館界內，得常設衛隊，以保護使館。又同約第九款云：『中國應允諸國，自相商酌，擇地設兵駐守，以保京師至海口之交通，可無斷絕之虞。其諸國駐守之處，係黃村，郎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等處。』諸畫押國，除西班牙外，俄德奧英法美意日均派兵駐守一二處不等。現在俄德奧三國軍隊，或拘或撤，已無駐兵，荷英法美意日諸等國軍隊，迄今猶存，據一九一三年之調查，英國二千七百五十一人，內有印兵八百三十五人，法國一千二百七十人，美國一千四百五十二人，意國二百二十人，荷蘭三十四人，日本一千七百七十九人，至無所根據而來者，則首推日兵。日本在華武力，可分三類。(甲)爲軍隊，(乙)爲衛隊，(丙)爲巡警，其實皆兵也。(一)日本在滿洲駐兵，完全一師。步隊。騎隊，砲隊，各項皆備。(二)日本在漢口駐兵，常駐一支隊六百人，後增至一千伍百人，華府會議我國曾痛詆之。(三)日本在南滿鐵道之路衛，共計十六支隊。每支隊軍官二十一名，士兵六百十七名。華府會討論時，日代表堅拒撤還。(四)日本在華之巡警：(一)在東三省者，據一九一九年我國代表提交巴黎會之說帖云：『自一九〇伍年以來。日本政府於滿洲設立巡警機關。日漸擴張。一九一七年據奉吉地方報告。此項巡警機關，已增至二十七處』云云。而一九二二年，我國代表提交華府會議之滿洲日警表，計警站及分站共三百八十一所。巡警共一千八百六十三名。其在

租借地之外者。警站二百四十七所。巡警一千〇五十二名。可謂長足進步矣。除在東三省者外。尚有(二)在汕頭者。(三)在廈門者。數皆未詳。由此觀之，日本在滿洲之武力，包括軍隊警衛而言之，不下三萬人。其併吞滿洲之心，昭然若揭。恐除訴諸武力外，別無解決方法也。此外英美俄法在華亦各有軍警，惟數目不及日本之多耳。

八，雇用外人 客卿未嘗不可募用，但黜陟之權，應操之自我。然而我國海關、鹽務署，郵政局，鐵路局之洋員，其雇用皆含有強迫性質。與我國行政權大有妨礙。

以上八端，皆其犖犖大者。若不收回，我國直無生存發展之餘地。但我國實力不充，收回之法，不能逕行自由宣告廢棄，更不能如共產黨之所為以暴力消滅之。惟有乘機就各國利害衝突之點而分別商議取消耳。

三，救國方法

現在有人視世界大勢以及大勢中之中國問題，過為簡單。或以為世界平民一旦覺悟 互相聯合推翻資本家。世界問題便可解決。而中國問題亦可隨之解決。或以為國際組織一旦嚴密。國際裁判一旦有力。野心國家即能漸就範圍。而侵略之行爲便可減少。解放希望便可實現。各國皆有開誠佈公之態度。中國之冤屈便可得伸。損失便可收回。前種主張，是共產主義的說法，後種主張，是時髦政治家的論調。二者之理論，與趨向。雖各有不同。然其想望外力

之幫助，與外勢變遷以順便解決中國問題。則爲同一的心理，由此種心理表現爲「中國問題是世界問題」一語。所以或則希望世界平民之覺悟。或則祈求外國政治家之開誠佈公。國家主義者的態度。則與此相反。吾人認定中國問題是中國自己的。問題的解決，全賴中國人自己的努力奮鬥。明白言之。中國之生路。我們認爲須中國人全體拚命尋求。絕非依賴第三者之幫忙所能得到者。因此，我們認定待世界平民覺悟，希望外人開誠布公。皆爲妄想。此種妄想適足以減少國民的奮鬥精神。反使野心者得以有隙可乘。是乃大可痛心之事，此種妄想之發生，蓋由於不了解世界的大勢。其所以不能了解世界大勢。則由於根本不認識西方人的生性。不明白西方各國的立國淵源。共產主義者特別希望世界平民的同情與夫隣國蘇俄的幫助。而欲藉世界之力量以打倒帝國主義。於是便抹煞一切而謂其他的方法皆不直捷了當。甚且直認國家主義者所主張的自強自衛，皆爲不應有而厲行撲滅之。其實國際共產主義所根據的平民聯合，與夫打破國，乃爲事實上所絕對不能辦到者。吾人皆知「人心不同如其面」一語，乃是經驗之語。吾人對於歐美人須留意察其性格，以及由其性格所表現之平素行爲。西人之習性確爲侵略的，其思想確以侵略爲能事。祇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崇拜強權而不尊重公理。所以西方社會法令嚴密。羣已權界。明定清晰。不能絲毫假借，西洋學說是以鬭爭爲本位。（霍布士）是勝者終有理。（黑格爾）是弱肉強食。（赫胥黎）是階級鬭爭。（馬克斯）皆其

性格之表現也。西方人。只顧自家利害，不管別人之死生。中國人以見利忘義爲恥。歐洲人以見利忘命爲能。其間相差誠不可以道里計，此種侵略的性根。便是帝國主義的源泉。更加以教唆侵略的教育，物質生活的引誘。於是全國一致。上下一心。以榨取弱小民族。事到今日。我們猶不聯合全國各階級，以國家爲前提，而一致「外抗強權。」猶相信歐洲人之社會主義，國際主義。而在國內主張階級戰爭。乃至於希望各國平民之覺悟，而同來救助。實由於不知歐洲人乃以自家利害爲本位之人類之故也。如果希望各國平民聯合起來，破除國界以援救吾人。是亦不知各國人民之利害關係。原爲一致之故。共產主義者說，各國平民皆各受其國資本案之壓迫。故世界平民皆具同一的利害關係。故能爲同情之聯合。是爲共產主義者希望各國平民聯合之唯一論據。但共產主義者只見歐洲各強國之內有所謂資本案與平民之利害的衝突。而未見各國資本案與平民在國外之利害的一致。因此，共產主義者之所見，只是事理之一面，而其結論便難免是一偏之辭。因此，共產主義者。對於各國平民幫助其資本案以爲無益的戰爭乃至侵略他國之事實，便無以自解。而強執平民尙未覺悟。尙受資本案欺騙之說以自飾。吾人不信歐洲平民如此愚蠢。共產主義者主張「階級戰爭」，「平民聯合」。以打倒資本帝國主義。其說在中國雖然新鮮。在歐洲則已有六十多年之歷史。在六十多年中，共產黨人的宣傳，不可謂不力。然而第一國際既已失敗。馬克斯本人雖然再三告誡普法工人不要

參加王朝的戰爭。而第一國際的執行委員仍然要參加戰爭。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竟自打成，第二國際又蹈第一國際的覆轍，在一九一四年歐戰將開之時，即第二國際的首領哥特斯基亦贊成戰爭。俄國列甯發起第三國際。不但未能統一社會主義的趨向。而曾經贊成戰爭的第二國際竟有勢力與之對立。而且第三國際的破綻已在法國占領德國呂爾地方的舉動上發現。其時法國第三國際共產黨的首領加山反對法政府出兵呂爾。不但不爲法國工人所援助，而且工人輩隨其政府而呼加山爲賣國。彼謂工人欲講國際公道，至少要待德國賠款來，法國將北方戰區修復以後再談。必至是時各國平民聯合方有希望。如果德國不切實賠款，不輸繳煤炭，法人的生活便繼續昂貴，工廠便須關門，是乃眼前切身的利害問題也。足見歐洲平民並不愚蠢。彼等將自身之切身利害看得清楚。在理想家的共產主義者固然怨恨工人。不能見其遠者大者。但是第三國際的共產黨。能用何法以解決各國平民眼前的切身利害問題，而使其專談國際公道，彼輩工人之所以甘心隨着政府以從事殖民地之侵略者，蓋因施行侵略則工人亦可因以發財也，在非洲或亞洲借政府的資本以事榨取的窮措大，不數年便成『新富翁』。其與資本家利害關係，旣然一致，又何能不贊成政府的行爲，而反聽共產主義的理論乎。即如侵略中國之外人，固然是各國資本家與政治家出策劃計，然而實行者，則大半爲平民。上海的外國人有幾個是資本家。上海的外國人，在本國多半是勞力爲生。一入中國，工資有加，紅

利有加。不幾年便豐衣足食矣。同時倫敦與滿徹斯特成千成萬的工人，亦全賴彼輩所榨取的金錢。以使其生活日益豐富。如果完全不用英貨，拒絕洋布，毛織物，英國工廠立刻便減色。英國工人的生活立刻便受影響。英國平民眼前的利害關係與其資本家密切異常，於此可見。他們的資本家與平民之利害關係。既如此其密切，故其向吾人侵略時，常全國一致，上下一心，齊齊整整。動員令一下。兵即開來。租借地一開，工人便趕來。此項兵隊工人，豈皆資本家乎。射機關槍之商團，豈皆資本家乎。共產主義者則曰：「他們乃資本家之走狗」是誠然也。然而他們何以甘心作資本家之走狗，而爲此傷天害理兇橫殘酷之事乎。蓋因其他利害關係與其資本家互相一致之故也。由此種明顯之事實，可知侵略中國者，不僅外國資本家，實以外國平民爲多數。其利害關係。既如此密切，故其團結絕非共產主義者幾個「各國工人應表同情」「世界平民應該聯合」之呼聲所能拆散者。如誤信歐洲少數共產主義者之呼聲，能在以上所述的種種情景之下，成爲事實。或者甚至於誤信此項呼聲爲世界大勢之所趨，其繆則亦甚矣。至歐戰後，歐美各強國，更是一一壁壘森嚴，團集堅固，全國一心，上下一致，以謀向外之侵略，以圖恢復戰後的損失。在此種大勢中，弱小國家，全國同心抵抗，奮鬥成功者，有土耳其，有捷克。已收良果而未完全達到目的者，爲愛爾蘭爲埃及。彼等深知列強之從事侵略或以武力，或以經濟，皆爲全國一致的。彼既整個的來攻，自身便非整個的對付不可。

因此，在已成功的土耳其國中，並無所謂階級鬭爭之說。而戰勝希臘戰勝英國，完全是他們全國同心協力拚命奮鬥之結果。在已收良果的愛爾蘭，亦是如此，故能在英帝國統治之下，成爲一個自由邦。此二成功者之所以能抵抗強權。尋得自由者。蓋有二祕訣，乃爲吾人所應深知者（一）是愛國者先有嚴密的組織，即是軍隊式之組織。如土耳其青年黨，愛爾蘭新芬黨是。有此團體再出而聯合全國奮鬥的各階級民衆。以不斷的犧牲，求達其獨立自主之目的。（二）是認定敵人而分別對付。一方拚命對待英人，務使其畏退。一方運用外交手段，使法美各國不但不與英國合作，而且暗中妨礙英國之進行。此二事，頗足以爲吾人今日從事救國者之教訓。愛國者一方須能以國家爲前提，而互相團集，聯合民衆以爲不斷之抵抗，一方須能用外交手段。使法美各國不與英日合作。或者更進一步，使其暗中阻礙英日之謀我策略。土耳其愛爾蘭二國成功之祕訣。恰爲愛國的國家主義者禦侮救國之方針。亦恰爲共產主義者所不贊成而加以反對者共產黨反對之態度，明白表現於其口號上即「世界平民聯合」「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是也。彼輩心中眼中祇知勞資兩階級。故不承認全國國民合力自衛之事實。更謂國民依據國家觀念以愛國救國之行爲是虛偽的，平民本着階級觀念以合力推翻資本家之理論方是真實的。因此，彼等在救國聲中，寧希望世界平民之同情，而必蔑視全國國民之同情。在此救亡聲中，國家主義者，視全中國之國民乃一心一德成一整個的，而共產主義者。則視

之爲若干階級，如買辦階級，智識階級。此等階級皆爲資本家之走狗。既將本國與外國資本家一律仇視，又認大半數之本國商學界爲資本家之走狗。當然僅可希望世界之平民救助中國。但五卅事變，英日將我國蹂躪以至於慘無人理，所謂世界之平民，簡直聲息全無。除英法德數位講社會主義之文學家，與號稱援助被壓迫民族之蘇俄，用一紙空文，說數句表同情之空話外。吾人未聞所謂英日之平民者起而反對其政府。而指斥其槍殺中國工人學生爲不當者。反只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捐十萬巨款救濟工廠罷工工人。招商寧紹等公司亦捐巨款救濟碼頭工人。其他捐錢較多者亦皆爲本國資本家。在救國聲中，此種事實足以證明勞資合作，全國一致在愛國同情心之下，并無階級之分。而共產主義者則掩目塞耳，一似不聞不見。尙堅守其口號「世界平民聯合」。更在救國同志中，分別某階級，某左派右派，而竟戮辱主張聯合全國抵抗強權之國家主義者。豈非中風狂走乎。共產主義者之第二口號爲「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明白言之，便是歐美列強所抱之殖民政策。其所採取者乃侵略主義。歐美列強之施行侵略，彼此間利害之衝突戰常甚大。彼此一旦不能相讓便發生大爭鬪。十九世紀後期之戰爭，以及前次大戰都稱爲「經濟戰爭」。是即謂由於經濟利害不容而起之戰爭也。列強之利害本不相容納。此國將錢賺去。彼國即無錢可賺。此國將地全行佔去，彼國即無地可佔。世界之殖民地有限，而各國之奢望無窮，慾壑難滿。勢不至相爭鬪不已也。故依吾

人之觀察，互相衝突的「單純的」帝國主義事誠有之。而彼此同心之「國際」的帝國主義，則爲共產主義者之謬想。以五州事變說。在東交民巷外交團會議中，法國何以不但不助英國，而並掣英國之肘，退出會議。日本何以亦不願與英國一政，而願單獨了事。豈可謂法日不爲帝國主義者乎不過因其利害常與英人相衝突耳。揚子江流域之較好地帶盡爲英人畫入勢力範圍，其商業在中國異常發展。法日皆忌妒非常。所以希望英國大失敗，以便取而代之。此種顯然之事實，明告吾人以無所謂「國際的」帝國主義，在其利害衝突彼此忌妬之中，吾人可利用外交手腕，暫時聯絡法美。以抗英日。吾人對於法美當當無信賴之意，不過一時聯絡而已。因此吾人反對共產主義者之高唱打倒一切帝國主義，而等待世界全體平民革命。而否認外交之有效的辦法，而卒至於遺誤國家大事。共產主義者又謂我國尙有俄國之幫助。不必畏懼。實則言及俄國。吾人祇有痛哭而已。俄人若不趁火打劫，侵略蒙古。闖入新疆。吾人便感謝不盡。何敢望其援助。原來國家在強暴之下，欲爭取自由獨立，而依人幫助。本已可恥。况絕無此事乎。困於英法自救不暇之俄國，又豈能有力援助吾人乎。吾人現處列強手掌之中。不圖自強，不求自拔，而望俄國之助，誠所謂望梅止渴矣。俄國之援助若成爲事實，則不啻「飲鳩止渴」矣。何以言之，自在波蘭戰敗以後，蘇俄之共產主義不得志於西方。然後改取「東進政策」。列寧知東方國家多受列強壓迫。所以在一九二〇年宣言。在東方共產主

義之活動。特別容許民族主義之運動。並明說「東方共產化之後，可以與西方之資本化對抗。」換言之，乃以我中國爲共產主義之試驗場。試驗成功，乃共產主義之微倖。試驗失敗，犧牲中國亦無害於俄。所謂「科學之社會主義」。本視社會國家爲化驗室中之鐵片鹽酸或野雞兔子一班。隨意取以試驗。俄國之共產主義者。對於中國固然以此相待。即中國共產主義者，亦如此用意。「爲主義而犧牲國家」，在彼等。皆無所愛惜。但愛國之國家主義者，對於「宵犧牲國家不犧牲主義」之行徑，何能不認爲賣國賊之行徑，而毅然對反之乎？俄國爲助長其聲威起見，極力將中國塗成紅色紙虎，以恫嚇歐洲列強。神經過敏談虎色變之歐洲列強，定派兵來華，一致壓迫。原來利害不一致之列強，亦須歸於一致，不將中國造成共管之局，即須在中國與蘇俄大戰一次。於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戰完，中國亦完矣。日俄之戰，將東三省作爲犧牲品。追思往事，誠令人不寒而慄。在此種大勢之下，愛護國家者更不能不及早防禦。更有提倡國家主義之必要。更有外不親善，內圖自強，之必要。明言之。吾人之運命乃操吾人自己之手。當求福自求。惹禍自惹。不願受第三者之利用。不願爲第三者之犧牲品。總括言之，在此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利害衝突之下，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利害衝突之世界大勢之中，中國問題祇有中國人全體一心自強自衛方能解決。親日，親美。固非自全之道。即親共產主義之蘇俄，亦適足以爲其犧牲品。易云：「一君子自強不息」。詩云「自求多福」。

「國家主義者即本此一義，以鼓勵羣衆，以除國賊抗強權，而建設全民福利之國家焉。」

十一，愛國軍人的修養

依以前之研究，國家主義爲救國之唯一良方，已絕無懷疑之餘地矣。然而主義待其人而後行。無奉行主義之人才，則國家主義終於不能成爲事實也。吾輩身爲軍人。若不安於亡國，則於自身之修養，萬不可不加之意焉。

所謂修養者，其涵義甚富。如身體之鍛鍊也，軍學之研究也，政治之講求也，平日既已注意之矣，不復多言。請就精神上略言其根本修養焉。

(一)勿忘本性 吾人曷爲而欲爲一善人乎？曷爲而欲爲一好軍人乎？謂將由是以升官發財乎？則歷來爲善者每多穹困潦倒以終其身，誰謂爲善之必能升官發財乎？況今日殘民以逞之赤黨類皆高官厚祿輕裘肥馬，又誰謂升官發財之必須爲善乎？孔子有言，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吾人之於富貴，必求其合於正義者果何故乎？吾思之，吾重思之，然後知吾人之所以必求其合於正義者，非有外力強之使然，乃出於吾人本性而不得不如是也。

共產黨之言曰，人生之唯一大事即是生計問題。使斯言而果眞者，則共產黨人安心於出賣祖墳以求生，亦將等於其賣國求榮而心安也。人之無良，一至於此，吾決不信。昔者任國某人詰問孟子之弟子屋廬子曰。禮與食比，二者孰爲重要，屋廬子曰，禮重，是人又曰。食求合

禮，則將餓死。不求合禮，乃能得食。必求合禮乎。屋廬子不能答，往問孟子。孟子曰，歸去反問是人曰，「軫兄之臂而奪兄之食，則得食。不軫則不得食。汝將軫之乎？」吾人熟思此理，可見有時甯可不食而死，不肯違犯禮義。古人云，甯爲渴死，不飲盜泉。又云，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皆此意也。

吾人之所以能守義待死者，亦非有他故，蓋吾人之本性使之然也。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苟且偷生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雖死而有時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如人之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避死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避死，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人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孟子之意，蓋謂賢與不賢之所由分，即在能否不喪失其本性耳。斯理也，簡捷而自然，所關又甚大，吾人可不勉乎。

（二）高尚其志，既能保持其本性，即可進而發展其本性矣。發展本性之方向，即吾人志向之所在也。志向高大者其人格偉大，志向低下者其人格卑劣。大凡專求貨財女色美衣豐食者，其物質的慾望過濃，其人格之成就必低。反之，專心乎禮義廉恥之間，一意乎保國保民之事，則其精神高超，人格偉大矣。昔「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

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註大體指心而言。小體指耳目之類而言）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孟子之意，乃謂爲人不可使身體的物質慾望戰勝心靈的精神作用，當培植心靈以控制物慾。與上述之意正相發明。而孟子指出一思字，尤足以爲吾人指示修養上之大道焉。

今試思之。耳目口鼻，人類與禽獸之所同有也。飲食男女，人類與禽獸之所同欲也。人類與禽獸，究有何別乎。共產黨之言曰，人類即禽獸，使吾人而果如共產黨安心毀禮教做禽獸則亦已矣。不然者，則人禽之分安在，萬不可不思之明而知之真也。人禽之分無他，亦在其本性之別耳，俘虜敵人而不殺戮，此惻隱之心，爲人之所獨有也。恥已身臨陣退縮而亦惡他人之臨陣退縮，此羞惡之心，爲人類之所獨有也。反抗強權，剷除暴民，此是非之心，亦爲人類之所獨有也。有功不爭，見利不先，此辭讓之心，亦人類之所獨有也。能保持此等獨有之心，即爲人類，即爲聖賢。不能保持此等獨有之心，即爲凡夫，即爲禽獸。古人云。不爲聖賢，便是禽獸。吾人其亦立志勿爲禽獸乎！

（三）明生死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類之一切文物制度亦無非所以遂其生而善其生者也。使人

類無保存自己之心，無保存種族之性，則人類必已早經滅亡，更無所謂國家，無所謂文化矣。故求生之性，乃超越卓絕不容批評者也，而一切善善惡惡之標準，又皆以生生不息爲其最後的標準。凡足以暢遂其生。淑善其生者皆謂爲善。凡可以妨碍生機，殘害生理者皆謂爲惡。故一切道德法律之起，皆所以葆其生機者也。孔孟教人以親親仁民，佛家教人以大慈大悲，耶蘇教人以博愛。皆所以使人自寶其生命而亦尊重他人之生命也。由是言之，吾人既不可殘賊他人之生命，亦不可輕視自身之生命，從可知矣。語云，生死一大事也。可不念諸。雖然，輕生非也，貪生亦非也。所謂貪生者，即理當即死而苟且偷存之謂也。昔曾文正表錢塘丁烈婦之墓有云。「維明季之亂，匹夫匹婦，蹈死如歸者，所在多有。而食祿者往往濡忍不決。或偷活無幾時，旋亦周章就斃。等死也，血氣之軀，非必長久不敝之物也。彼獨須臾不審耳。人固有斷不可不慎之須臾。」觀此。可知偷生者之不僅怯懦，且亦無知也。享壽百年，終歸一死。三十而沒，亦一死耳。又何須乎必爲百年長壽之是求乎。死於沙場，一死也。死於病菌，亦一死也。又何必避沙場之死而唯死於病菌之是求乎？況死有重於泰山，亦有輕於鴻毛。爲國家而死，爲主義而死，爲職務而死，皆重於泰山之死也。老死，病死，遭意外而死，皆輕於鴻毛之死也。大丈夫生爲英雄，死爲厲鬼，要當以碧血塗青史，以頭顱障狂瀾，與其死於兒女號哭之中，何若死於鎗林彈雨之下哉？

人類之肉體，非長久不敝之物也。而人類之精神，則實歷萬劫而長存，與日月齊光，山河並壽。彼爲大義而死之關公，爲國家而死之岳侯，享千秋之祀典，受萬代之膜拜，其個人之名垂不朽固可欽矣。而其浩然之正氣綿存萬古，使後之人猶知捐軀救國，殺身成仁。則其造福於後代者實無涯涘也。吾人，亦父母之子也。豈可背義而生以貽祖宗羞，而使天地正氣之增長未得絲毫之助於吾之身乎

夫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又不僅偉人傑士能之，而普通人士固亦多有能之者也。西洋慣例，船舶遭難沉沒，則該船船長必自沉於水以殉之。吾國歷代負守土之責者如縣知事之類，若城池有失，亦必自盡焉，凡此，皆引咎自責殺身以謝國家社會之意也。況身爲軍官正所謂壯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者，烏可貪生畏死，不顧譏評，而苟延殘喘於宇宙間哉。

或謂明哲保身，古訓昭然；壽終正寢，世稱大福。以斷頭絕頸，穿心洞腹曝骨沙場，豈人情之所願哉。夫吉凶禍福，原非已力所能控制。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意外禍福。偷生於家牆之內者，亦未必不死於刀兵水火。智者但當依正理而行，至禍福之來；則非其所問也。猶之乎耕田者不能因恐懼年歲之荒歉而不事耕種也。是故孟子曰。莫非命也，訓受其正，又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吾人誠能盡道而死，則雖死猶生。蔑禮棄義而苟全性命，則雖生，猶死也。自好者，其知所決擇乎。

(四)尙協同 協同者，分工合作之謂也。不分工則責任不專。不合作則隻手難鳴。各負一部份的責任而同赴一公共之目的，然後其事可成，而其功可獲。此所以社會各界莫不講究協同，而軍隊之需要協同，則尤甚焉。

既尙協同，故紀律務須嚴明，而服從尤須絕對。人之恒言曰，軍隊無自由，正以此也。然而究竟言之，則又不但軍隊無自由已也。社會各界，蓋皆無所謂自由也，人行街上，警察規定爲靠左邊走，則不能反其意而靠右邊走。車行馬路上，警察揮手曰停，則不能違其令而獨前。是人行車走皆無所謂自由也。商店店夥必依經理之意以行事。工廠工人必依工程師之計劃以操作。是工商界亦無所謂自由也。蓋自由必由於法律中求之，規程中求之。不然。則顛倒錯亂一事無成矣。軍隊之行動，以整齊敏捷爲貴，以機密不測爲神，故紀律尤爲重要，而自由之分量爲尤少也。然而亦並非絕無自由。如作戰行動貴能獨立判斷，臨機處置，即自由一例也。特其所予之自由，必其有益於軍事目的之獲得者耳。

且世人囂囂然曰自由自由，亦似自由甚爲神聖者。試問自由之價值果何在乎！謂將藉自由解放之名以行浪蕩無羈之行乎。則自由一名，實爲大亂之源而宜若無所謂神聖也。自由之價值蓋不在此而別有在。自由之所以可貴者，乃在其能予人以機會，使人能竭盡其力以爲社會謀進步，爲目的謀完成也，明乎此，則軍隊目的之完成既必需紀律而不多需自由，其重紀律而

不貴自由也，是乃理之所當然，而無可諱議，從可知矣。優良之軍人，於守紀律之事，尙服從之義，豈可忽哉。

服從係對上官而言，紀律係對律令而言，此皆義務上所不得不然者也。其他，尙有道德上所不可不注意者，即援助友軍是也。友軍與我抱同一之目的，具同一之宗旨，不可坐視其功敗垂成而不之助，更不可旁觀其束手待斃而不之救。曾文正曰：今日之兵極可傷痛者在敗不相救四字。彼營出隊，此營張目而旁觀，哆口而微笑。見其勝，則深妬之。恐其得賞銀。恐其獲保奏。見其敗，則袖手不顧。雖全軍覆沒，亦無一人出而援救於生死呼吸之頃者。其形容軍隊中互相妬忌之態度，可謂至矣盡矣。吾人宜引爲深戒也。

戰爭之勝負，不必全繫於指揮之巧妙或器械之精銳。而其至要之關鍵，乃在諸將一心，萬衆一氣，互爲聲援，互相救助，然後前進者無後顧之憂，無被圍之虞，而得以勇往直追，於以克敵致果同奏凱旋之歌焉。豈祇一部隊之光哉，蓋亦全軍之榮也。

故軍人不可無急公好義之修養，亦不可無尊賢嘉善之德性。曾文正公謂歷代名將皆能救人之急，解人之圍。秦誓曰：「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皆我愛國軍人之所宜三思者也。

